

快乐的邱姑娘

凌尘

邱姑娘是谁？邱姑娘就是邱姑娘。

邱姑娘很快乐，因为她是我的朋友，我快乐，她也快乐。

以下是我和友人邱姑娘的电话对谈：“喂！我明天要去你那里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要来我这里？”邱姑娘问。

“因为我稿子写完了。”“喔！好啊！好久没见到你了，欢迎。”“伯父伯母最近还好吧？”“很好啊！还问你这么久没来玩呢！”“你家的那只五万块的土狗最近还好吧？”“好啊！就是长牙齿会乱咬。”“你家那台五万块的计算机最近还好吧？”“好啊！早就修好了，你要用可以借你。”“你的打印机还有墨水吧？”“有啊！你要用也可以借你。”“你的调制解调器买了没？电话买了没？网络设定好了没？”“都好了，你要上网也可以借你。”邱姑娘真干脆。

“你以前的上课讲义还在吗？”我的最后一个问题。

“上课讲义？”“就是那种 A4 大小，考试才读，读完就丢在一边包油条的。”“喔，有啊！你要考试？还是要包油条？”“都不是，我要印稿子，背面可以印稿子。”“喔！有很多，刚好给你印好几本。”“嗯！放心，我印的时候会记得设定成‘灰阶打印’+‘经济快速’，省墨水又省时间，还省电。”“喔！好啊！”“上 WWW 的时候，我会记得用离线浏览程序，省你的电话费和 ISP 费。”“喔！好啊！”“去你家吃中饭的时候，我只吃水饺十颗和蛋花汤。”邱姑娘家里开水饺馆。

“喔！好啊！”“你高不高兴看到我？”“高兴啊！”向友人邱姑娘致敬。因为她认识了我，还能这么的快乐。

楔子

“谦哥哥？谦哥哥？”

一声声轻柔的呼唤，混在虫鸣和鸟叫之间，试图从流水声与风声的间隙，偷渡至被呼唤者——谦哥哥——的耳里。

“谦哥哥？谦哥哥？”偷渡不成功，轻柔的声音犹不死心，悄悄放大了音量，朝一棵蓊郁苍劲的大树方向传飘过去。

敢请这棵树，名唤“谦哥哥”？当然不是。

树下正坐着个少年，他才是正主儿。大考日将至，他手捧著书，正坐在树荫底下苦读。在专注之间，不情不愿的被这声呼唤逮着，他抬起头。

“叙君，不要吵我读书。”少年的声音有些无奈，又有些宠溺。

呼唤者适时现身在他的眼前。那是一名纤细灵巧的少女，尚未到及笄之龄，却已是个水灵秀气的小美人。

“谦哥哥，你明日就要上京赶考了，最后一天，也不陪陪我？”少女嘟着嘴。

少年缓下神色。“所剩时间不多，更应该抓紧时间用功，等谦哥哥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后，有的是时间陪你。”“可是，听我娘说，当今皇上重用德高望重者，不超过三十的，很难及第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少女刚刚问过母亲，心里一急，便跑过来通风报信了。

“师娘言重了。”少年不以为意地笑笑：“名位，有才德者居之，没试过怎么知道？这是我及冠后的第一次机会，如果一举成功，就不必窝在崎怜县这个小小地方，说什么也得试一试。就算失败，三年后再卷土重来，又何妨？”何况，他可是崎怜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举人，才智高人一等不说，人人看好他的未来无可限量，虽然师娘这话他已不是头一回听说，但要他没试过便打退堂鼓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“谦哥哥，你刚刚不是说，金榜题名后要衣锦还乡吗？可是，你又说不想窝在崎怜县，难道你不打算回来了？”少女低头，双手搅弄着衣角，不安地发问。

“会，当然会，谦哥哥到时会回来接你的。你跟着谦哥哥入京定居，锦命夫人，一起出人头地。”他的双眼发着光。

少女的父亲是他的授业恩师，去世已两年余，对他，他多少也怀了点感恩的心情。

“不要。”少女摇摇头。“我才不希罕当什么夫人，我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待在崎怜县，平安度过一生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京里的人争权夺利，人心险恶，去蹚那淌浑水做啥？”原来少女也非人事不知。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学字，这些她也懂一点，但她胸无大志，女孩儿家，只渴望同少年在一起，别无所求。

“小傻瓜，你还小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”少年爱怜地捏捏她挺翘的鼻子，“读圣贤书，为的就是有机会出人头地，一展所长，我读了十几年书，等的就是这一天，不可能放弃的，你安心等着当夫人吧！”“只要你记得回来就好。不管你登不登金榜，都要记得回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少女的眼里多了晶光，是懂得情爱的晶光。

燕雀焉知鸿鹄之志？但这小小燕雀，却教人又爱又怜。从小他就疼她，像疼小妹妹一样疼她，忘了是哪时起，他看待她的眼光变了质，小妹妹崇拜的眼神也多了倾慕，自然而然多了青梅竹马以外的情感，两人年纪轻轻便私下定了终身，没让外人知晓。

“我会想着你的。你说要等我回来，就要等喔！别想趁我不在，偷偷嫁给别的混小子，知道吗？”少年佯装凶恶，口出威胁。

“不会的，人家只想嫁给你啦！”少女嚶吟一声，投入少年的怀抱里。

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十四岁的少女也初显风情，教少年心神荡漾，差点忘了自己。

“叙君，别这样，教师娘见着就糟了。”少年勉强出言提醒。天晓得要他说出这句话，需要多大的自制力。

一句话教少女从意乱情迷间清醒，依依不舍地离开情郎怀抱，眼眸一转，想要个承诺。

“等你！”她伸出小指。

“等我！”他也伸出小指。

两只小指勾在一块，为他们的誓言捺印盖章。

“谦哥哥……”软软一声呼唤，他自制力瞬间崩溃，终于轮到两唇为他们的誓言捺印盖章。

天真的少年少女，在这一刻，捧着的是自己纯挚的真心，并相互汲取对方的情意，同享情爱的甜蜜。

后来，少年果真回来了，却不是衣锦还乡，而是名落孙山。他的师娘说中了，当年及第的，全是三十以上的举子，轮不到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弱冠小伙子。

少女不以为意，少年却耿耿于怀。

依年纪择取人才，算是什么好皇帝？诅咒那昏君早死吧！

少年恨恨地发了几天脾气，闷在屋里不出来，少女探视了几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心里慌了。

还好，几天过后，她的谦哥哥恢复了斗志，打算三年后卷土重来，言谈间念念不忘要让她当夫人，陪他过好日子。

他们在这偏僻的一隅，继续过着平淡刻苦的日子，共患难的情感支撑着他的斗志，矢志来日与她共享荣华富贵。

这一刻，他真的是这么想。在命运的转轮依循着轨迹，仍规律地旋绕着，一切尚未改变时，他真的是这么想。

很美丽的梦。

第一章

“依君？倚君？出门了，你们两个准备好了没有？”何叙君朝内室唤着。

里头的人儿正忙着，一旁的小妹反倒插口了：“二姊忙着梳妆打扮，三姊忙着数银子；一个是少涂一斤粉都不肯出门，一个是多秤一两银子都怕浪费，有得耗了，大姊你慢——慢——等——吧！”老四何随君卧趴在窗边，懒洋洋地代两位姊姊答道。

每回出门都轮不到她这个最小的，老要她看家，真无趣！

“碎！随君，小孩子好好看家就好，话那么多，小心将来嫁不出去。”千呼万唤，一个粉雕玉琢的绿衫美人儿始出来，口里不忘编派着小妹的不是。

虽然衣服质料粗劣，绿衫儿穿在她身上，质感起码好上十倍，她便是崎怜县之花何家老二何依君。

“我才十四，要说嫁不出去，还有人比我更该急呢！”何随君翻翻白眼，当正眼见着来人，张大了口：“哇！这是哪里来的活动面粉摊子啊？脸上刮一刮，你们今天就不必买面粉了，说不定还可以留个几两，涂涂大门板呢！”她夸张地比拟。

何依君卷起衣袖。“你这个死丫头！疯言疯语的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”

“救命啊！面粉摊子老板娘发疯了，要砍人啊！救命啊——”何随君抱头鼠窜，躲着二姊的粉拳。

老大何叙君站在一旁，连瞧都懒得瞧一眼。她们家的姊妹就是这样，打打闹闹的，多年来如一日，她要是浪费精神去插手管，那才是疯子！

“倚君？倚君？你好了没？就等你了。”何叙君朝内喊。

只见一个衣饰平常，腰际悬了个算盘的姑娘家，终于姗姗自内走出。

仔细听，随着她的脚步移动，身上还有“叮咚”声响呢！

如果再仔细一听，还可以听到她的口中喃喃自语着：“煤油一瓶七钱七、柴火一斤六钱、白醋半斤九钱五、盐一两九钱……不对！盐昨天刚涨价，没良心的盐商，垄断盐市，涨了一文钱！”她义愤填膺。

何叙君道：“不错了，才一文而已，新登基的皇上圣明有远见，派了几百箱的官监，在盐价没飙涨前就沿着长江抛售，阻止了监商囤积居奇，才让你涨一文钱，已经很客气了，别把涨价怪给盐市被垄断。”何叙君等着这个铁公鸡妹妹，等的不耐烦了，几时三妹倚君能不把钱挂在口上呢？“哦？有这个消息吗？先去打听打听，再决定这会儿要买多少。”何倚君精打细算着，又道：“刚才谁说咱家不必买面粉的？那今天就可以省三文钱喔！”“对啊对啊！”忙于逃命的何随君，适时躲至三姊何倚君身后，“二姊脸上的粉嘛！

还可以刮下来粉刷大门板！”“没有人家大门板是涂白色的吧？”老三何倚君没好气道。

搞什么？原来是开玩笑，她还真以为不必买面粉了，正要高兴呢！

“你再说？死丫头！打死你！”何依君大叫，绕着何倚君转，追打何随君。

“你们给我安静！”何叙君大叫，板起脸指挥全局。“依君、倚君，你们给我乖乖出门去，随君，你进去陪着娘，不准离开屋子一步，听见了吗？”“喔！”三位姊妹呆板应声，各就各位行动，一场打闹终归于平静。

同样四姊妹，十七岁的大姊叙君是家中生计支柱，也是姊妹中最稳重的。靠着两手优异的针线技巧，做出来的针线活儿，贫穷的崎怜县人买不起，便托人将成品高价卖到京城，让人抽去佣金，所赚的钱正好勉强养活一家五口。何叙君的挣钱本事不输崎怜县的男人们，自然是崎怜县内当红的媳妇人选，但她背负着一家子的生活重担，随着时日越久，性子也越沉稳；也是时势所趋，不得不如此。

老二依君是个绝顶美人，刚过十六，终日打扮得花俏美丽，准备随时相个好人家嫁了。虽然家境清寒，但貌美又懂得装扮，再普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是不同：只可惜人人都识货，却无人要得起。何依君所开出的条件可高了，功名、财富、相貌、人品，缺一不可，崎怜县内找不着合她意的，她也无意降低标准，屈就自己，只管继续打着灯笼，看能不能碰上个路过崎怜县的王孙贵族，逮个金龟婿啰！

老三倚君是个铁算盘，大姊赚钱，她数钱，并且懂得生财之道，以钱滚钱，才十五岁，已有不少人家抢着娶。依君虽美，却是个耗钱的花瓶，倚君可就不同了，娶到她，同等于娶到个钱庄女博士、当铺女朝奉，贫穷的崎怜县内，谁不想娶个这样实惠的媳妇？只可惜她心向自家，大姊、二姊不嫁，她也理所当然延迟了婚事。

最小的随君还不到及笄之龄，仅有十四岁，却是姊妹中最古灵精怪的。何家四姊妹已逝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，因而四女都略谙文墨，尤其以何随君最用功。但是，姑娘家一用功，脑子难免想的比别人多一些，口齿也伶俐了些，性子因而少些温顺贤慧，何家四姊妹，恐怕以她最难嫁了。

幸亏她们有个开明的母亲，手足情感也紧系着她们。有三位炙手可热的姊姊护着，教一群涎着脸、排队等着娶何家三姊妹的崎怜县王老五们，见了何随君连巴结也不及，遑论评头论足，外人的蜚短流长这才鲜少绕着何随君打转。

“大姊，也该是放随君跟出来见识的时候了，老要她看家，难怪她不高

兴。”路上，老三何倚君为四妹申冤。

老二何依君撇嘴道：“那个惹祸精，一出门就没好事！上回陪娘去观音庙上香，她捉着人家刚死了丈夫、正哭哭啼啼的周寡妇，安慰人家别难过也就算了，还鼓吹人家再嫁，养活自家儿子，后半辈子也有保障。什么嘛！害得周寡妇哭得更难过，直嚷随君说风凉话，没教养！当然了，烈女不事二天，她都十四岁了，书也读过，就不知念到哪去，这点妇德都不懂？丢人喔！”何叙君保持沉默。小妹随君的思想不是不对，其实很务实，只是不见容于世罢了，但她这种性子和想法，往后恐怕会吃苦头。

“还有，人家北郊张大娘的儿子不想继承家业下田去，想去开酒楼做生意，随君居然在一旁起哄说对，什么人各有志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个人头上一片天之类的，气得张大娘不准她儿子接近咱家随君，以免带坏她的儿子！是啊！继志述事是为人子女应当的，这点孝道都不懂，难怪人家说话。我说这随君，将来还有人敢要吗？”何依君不断数落着。

“好了！别说了，随君有没有人要，你不必替她操心，倒是你自己，该打算打算了。”何叙君淡淡道。

“哎呀！大姊，您都还没嫁呢！妹子我哪敢抢先？”何依君嗔道：“更何况，崎怜县内没有象样的人家是我想嫁的，得不到一笔可观的聘金让我奉养娘，休想我嫁！”何依君平日不事生产，只有靠着提高自己的身价，一次“卖断”后，为年老有可能无依的母亲打算，尽一点孝道，所以她绝不草草嫁掉。

“二姊，那你要等多久？崎怜县一个小地方，没有你要的王孙公子，你要往哪儿嫁去？”何倚君插嘴。

“这几年，我随时准备路上能撞着个金龟婿，偏偏连只瓢虫也没有，倒是蟑螂满天飞。我看啊！新皇帝登基，听说才二十五，年轻英俊，干脆我入宫选秀女，看能不能捞到个贵妃当一当，那咱们何家就有依靠了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何依君说着不忘搔首弄姿一番，她对自己有自信的很。

何叙君摇头：“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从此再也难得见一面，你怎么舍得放下娘和姊妹们？更何况，宫里尔虞我诈，不是你能应付得了的，能不能得宠还是个问题，得了宠，能不能平安度日又是个大问题，要是没有儿子，封不了妃，将来要守寡也没指望。光想到和那么多女人争一个皇上，你受得了？别想了，平凡过完这辈子，也是种福气呢！”何倚君插口：“说到皇上，听说年轻有为，求才若渴。三年前傅大哥落第，就输在年纪太轻，这回换了年轻的皇帝，也许傅大哥登科的机会来了，要是中了状元，那也不枉咱们大姊守这么多年，就等他一个。”何倚君瞄了逐渐不安的何叙君。

“喔！状元夫人，这头衔多好听啊！”何依君双手合十，双眼盛满梦幻。

“从此飞黄腾达，一人得道，咱们跟着鸡犬升天，到那时，靠着姊夫，我要嫁王孙贵族就容易了，还有倚君和随君，往后永远不愁吃穿……喔！求求你，大姊，你一定要当上状元夫人！”何叙君满脸通红地悴了一口。“少来胡说！谦哥……傅大哥能不能中状元，求我有什么用？就算中了，也……未必是我当状元夫人啊！”说是这么说，何叙君羞赧的脸，早已昭告世人她与傅谦的默契。

“好好好！我们未来的状元天人，只要你到时别忘了咱们姊妹的好处，介绍几个好人家，妹子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何依君巴结讨好着，似乎状元夫人的头衔已笃定要落在大姊头上似的。

谦哥哥提前上京，去了有一个月，离大考只剩十几天，不知过得还好

吗？希望他早点考完，早日回乡，就算落榜也算了，只要能和他长相厮守：何叙君捧着心事。与两个妹妹相比，她的愿望，显然淡泊多了。

希望天从人愿。

崎怜县是幽州最小的县，方圆不到二百里，人口不足二十，人们多以农耕为生，不出产富户，何家老二何依君想找个金龟婿，自然就难了。

“把该买的东西分头买齐，买完了不要在街上遛达，尤其是你，依君，崎怜县没有你要的男人，就别在街上招摇！”何叙君用相当严肃的口吻道。

“知道了。”何依君讪讪道。

崎怜县之花上路，省不了有一堆人跟着捧场，而何依君虽不假辞色，暗暗也对一千人等众星拱月的行径感到洋洋得意。她不介意将她的美丽赏赐给那些仰慕者瞧瞧，反正他们看得到也碰不着。

“大姊，三妹，你们瞧！”何依君兴奋地指着茶楼上。

何叙君和何倚君朝她所指着方向望夫，只见一群人团团围绕着茶楼二楼，看那排场，似乎有什么显贵人物莅临。崎怜县除了县太爷勉强算得上显贵，又有谁会随身带着一票跟班？再看茶楼门口，停着一座华丽的篷车，篷车前停着两匹白马，篷车之后又有好几匹马跟着，一名马夫正忙着喂马儿吃草。贫穷的崎怜县内无人以车马代步，这马夫显然也不是茶楼派的，而是随着这队人马而来，更加挑起何依君满满的好奇心。

不只她好奇，小地方来了大人物，自然引人指指点点。茶楼外早已围了一堆人看热闹，纷纷猜测这队人马是什么来路，何依君拉着大姊、三妹，也挤过去探听。

“请问这车驾是谁家的？”何依君问道。

崎怜县之花难得低下姿态来，一旁的年轻男人们人人抢答。

“听说是县太爷的远房亲戚吧！”“我想不止，瞧这架式，大约是京里来的达官贵人。”“嗯！说不定还是皇亲国戚呢！现在茶楼二楼全教他们包了，这是崎怜县有史以来最阔绰的手笔呢！”“那人长得怎样？有没有人见过？”其中有人代何依君问了。

“给人团团围住，前呼后拥的，没瞧见！”“我也没见着。”来不及听完所有人的意见，何依君雀跃地退出人群，忙拉着大姊和三妹一同往茶楼去，直嚷着要去看看是谁。

“二姊，你要去见人家？不好吧！”何倚君挣脱她的手。

“是啊！依君，你这样冒冒失失的，人家还不一定想见你呢！”何叙君皱眉，也不愿跟去。

“那我自己去好了，你们等我好消息！”说时迟、那时快，何依君勇往直前还不忘款摆生姿，风骚地将姊妹们丢在身后。

她相信只要是男人，应该都逃不过她的魅力，在崎怜县内一向如此。只求那男人别太老，也别太丑，最好还没娶老婆，已婚的诅咒他老婆已经死了，她不介意当填房，只要能当富家显贵的正室便成，祝福她吧！何依君在心里念着。

刚要上楼，便被守在楼梯口约两名守卫挡下，何依君转了转眼珠，朝守卫抛了个媚眼，决定慢点来。

她转头同掌柜的打声招呼，娇嗔地抢过茶盘，硬要代小二送餐。掌柜的在吹胡子瞪眼中，终于姑息了她。何依君的心思全崎怜县无人不知，如果让她攀上了楼上的贵客，说不定他也能分点好处，就算不成，送个美人上楼招呼贵客，说来也有利而无害，希望这位何二小姐别得罪他的客人。

同依君捧着茶盘，在晚到的何叙君和何倚君惊愕的目送下，骄傲地朝狐疑的守卫示意让路，然后婀娜地跨上楼梯。

一上了二楼，何依君很容易地找出这些随从们的主子。所有的人皆站着，只有三人是坐着的，坐上位的是名年轻男子，左右各生了一老一少。那少者是个冷冰冰的严峻男人，多看一眼都令人打哆嗦！何依君忙撇开视线，见那老者拱着手恭敬他朝那坐上位的年轻男子说话，主子铁定是他了。

何依君看准了，嗲声道：“大爷们，送茶点来了。”轻移莲步靠了过去，何依君光明正大打量着那坐在上位，身穿藏青袍子的年轻男子。

哇啊！是个俊公子，大约才二十多吧，相貌堂堂，天庭饱满，神情带与生俱来的威仪，喔！这种人，崎怜县哪有啊！她的运气总算来了。

因何依君的到来与插话，三人暂时停下交谈，一齐朝她望来。玩味的、冰冷的、不悦的三道视线同时投射过来，令习惯了男人目光的何依君略感难以招架。她忐忑地放下茶盘，为三人分别倒了茶，才故作不经意地轻声问道：“三位大爷不是崎怜县人吧？敢问来自何方？”何依君巧笑倩兮，姿态优雅且谈吐不俗，相信任何男人都无法忽视她。

三人彼此互望，那严峻的男子依旧严肃，冷冰冰地无意开口，那老者有意打发她，坐上位的年轻男子却先说话了。

“我们来自京城。姑娘，你是这茶楼的伙计？”年轻男子饶富兴味地看着她。原来这小地方也有这等美人，而且别具风情呢！

“不……喔！是的，奴家姓何，刚刚才上工，所以有些紧张。”何依君腼腆地笑着，“要是说错了话，公子您可别介意喔！”丑话先说在前头。

“不会。”那年轻男子笑了。

老者看不惯何依君的行径，插嘴道：“主公，这里是茶楼，不是酒楼吧？这种纯朴小地方，也时兴请女伙计陪着喝茶？”他面带鄙视，将何依君比做了烟花女。

那严峻男人冷言接口：“举凡州郡县市的繁华起步，自是少不了这一调调。这纯朴的清贫小地方，大概也快热闹富庶了。”他以杯就口，瞧也不瞧何依君。

明着捧崎怜县，暗里损她有碍风化，比那老者更伤人！何依君气在心里，仍努力面带微笑。

“奴家家境清寒，不得已出外抛头露面，两位大爷难道……看不起奴家？”何依君说着说着，还咬起下唇，眼看着泪水便要滚落，真个一脸楚楚可怜。

年轻男子出声安抚道：“不，何姑娘，他们两位不是这个意思。”“那么是奴家误会了，对不起，两位大爷。”何依君一脸春花绽放。

她可真懂得见风转舵。“不必。”那老者哼道。

那严峻男人却连哼也不哼，摆明看不起她。

场面沈默着，沉默得足够让人怀疑她为何还不肯离去。何依君见撑不下去，忙找着话题逗留。

“敢问公子贵姓？如何称呼？”“你问得太多了！”那老者脸有不悦，却

被那年轻男子挥手制止。

“阳，阳奉阴违的阳。”他倒干脆。

阳？这是皇族的姓呢！何依君眼里发着光，“阳公子打算在崎怜县待多久？”“马上便要起程。”阳姓男子笑道。

“这么快就要走了？”何依君的脸上难掩失望。

“主母正在京里候着，自然要快点敢程了。”老者插口。

“公子与母亲想必分别很久了，难怪归心似箭。”何依君自作聪明道。

“不！主母不是主公的母亲，是主公的妻子，全京城第一美人。”那老者存心让何依君下不了台。

果真一听说那男子已婚，何依君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她尴尬地掩饰不安，下意识问道：“那……她人还好吧？”“当然好。”他的妻子好得不能再好。

“身子骨健壮吗？”她忙问道。

见那男子对妻子似乎很满意，何依君心里一慌，竟将企图摊露。

“大胆！”冷眼旁观许久，那严峻男人这回先有反应，冰冷的字句自他口中一字字吐出：“你这个刁钻女子，打我家主母什么主意？想咒她吗？你可知道她是……”“从虎！”那阳姓男子出言打断他。

“是，主公。”那严峻男子低头，撤回杀人态势。

何依君得到袒护，心中一喜，受到惊吓的心情略略宽松。

方才那男人的怒吼震得屋梁仍嗡嗡作响，若是仔细一瞧，还可发现他的手已紧按刀柄，待他的主公下令，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拔刀。

幸亏何依君已低下头去，但他的声音已够骇得人魂飞魄散了。

岂知，阳姓男子并非打算袒护她。

“何姑娘，在下的妻子并未得罪于你，你就算打她位置的主意，也不该如此吧？”如今他温和的声音转趋低沉，和煦的面容也罩上寒霜。

原先以为不必和这个民家女子一般见识，何依君爱如何献媚，也由她去，但竟敢诅咒他的爱妻，他也火了！

看样子，她的企图人家早已看透了。何依君心慌道：“对不起！奴家一时心直口快，三位请不要见怪！”她犹不想放弃。

那老者不悦道：“滚吧！小地方养出来的粗俗女子，没见识也没教养，主公是看不上眼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他看也不看何依君，大声挥手赶人。

何依君环顾旁人，寻求支持。

那名唤“从虎”的严峻男人虽松了刀柄上的手，面上仍带敌意，彷彿她犯的是天皇老子！何依君吞了口唾沫，试着以眼色哀求那阳姓男子。见他也冷淡着，不再护她半分，何依君终于死了心打算下楼，却因为听到楼下的声音而暂时停住脚步。

“我崎怜县虽是穷山恶水，养不出钟灵毓秀的仙姿玉骨，但总还胜过阁下铜臭熏天，仗势欺人！依君，何苦巴着这样的人不放？下来吧！我们回家。”谁？那女子的声音令三名男人面面相觑，心头火起。

楼下传来的是大姊何叙君的斥责与庇护。何依君满腔委屈有了依靠，心里一暖，忙又提起脚步，想奔回大姊的羽翼之下。

“站住！”这回出言的竟是那冷冰冰的严峻男子，他斥问何依君：“楼下何人？”宛若质问犯人的语气。

“是家姊。”何依君怯意升起，媚态已不复见。

“主公？”他询问如何处置。

“唤她上来。”阳姓男子嘲讽地冷笑，“我倒要会会另一位何姑娘，又是如何的仙姿玉骨、钟灵毓秀！”那严峻男子恭敬他颌了旨意，下楼接人。

阳姓男子则冷眼看着何依君，教她褪去满心的仰慕，浑身发寒颤。

这阵仗，令何依君四肢发软。

她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？

半刻前，何叙君与何倚君眼睁睁看着何依君上楼去，想阻止她，却被楼梯口约守卫挡住，只得站在那儿干焦急，心求依君可别出什么岔子，赶快下楼便罢。

刚开始，楼上的交谈声还不是很清楚，到后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，又传出一声苍老的怒斥，教楼下的她们听得一清二楚。何叙君心想，二妹必定受了什么委屈，一时护妹心切，见不得依君受人欺负，便大声代她顶了楼上的人。

士可杀，不可辱！她何家虽落魄，骨气还有几分，崎怜县内人人敬重她何家人，就算依君有了什么不当言行，道歉就罢，不该受到如此刻薄的对待！

“何姑娘，主公有请。”下楼请人的严峻男子，一时诧异于楼下有两位何姑娘，还是领了两人上楼。

仙姿玉骨？钟灵毓秀？乍见之下平平无奇，原谅他实在看不出来！他在心头冷哼。

他的出现令何家姊妹颇觉几分不妙。这天神一般威武的冰冷男人，迎面便掷来一脸鄙夷与敌视，强烈的气势夺走两姊妹的呼吸。她们俩对视一眼，心怀忐忑地上楼，入眼便是何依君委屈的垂泪模样。

“大姊！”何依君扑向何叙君怀抱，寻求依靠。

“别哭。”何叙君拍拍她的背，两眼搜寻着场中人，目光锁定了老者。“不知舍妹有何得罪之处，要受阁下的鲁莽对待？”叶老朝阳姓男子望去，发觉主公有意出言，便住了口。

“令妹心肠狠毒，竟敢诅咒在下的妻子，出言无状，就不能怪叶老不客气！”阳姓男子凝视着她。

如果这话不假，的确于理有亏，何叙君瞪着二妹以眼色询问，何依君低头嗫嚅：“我已经道过歉了……”见妹妹认错，何叙君僵着脸，低头赔罪。

“恕舍妹年幼无知，请这位公子以及这位老丈见谅！”独漏那冷冰冰的男子。自他上楼后，何叙君仍怯于他的气势，不敢瞧他一眼。

阳姓男子竟笑了出来。

“崎怜县虽小，说是穷山恶水，仙姿玉骨的美人还真养了不少，怪不得你何家姊妹胆子如此之大，一个敢自荐枕席，一个敢纵妹胡来。罢了！就当没这回事，你们走吧！”何叙君虽低了头，姿态仍高傲，他忍不住想讥讽几句。

何叙君猛然抬头，脸已变色。“公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舍妹有错，小女子一同赔罪，没必要如此损人吧？”“无礼！”一旁那严峻的男子大喝一声，跨步来到他主公的身侧，双眼迸出肃杀的精光，手又按上刀柄。那高大威武的身躯与冷然逼视，令何叙君全身颤抖着，难以专心与那阳姓男子周旋。

若这男人立刻拔刀杀了她，何叙君也绝不怀疑！她鼓起勇气，昂着下巴迎上他的逼视，嘴角甚至带了冷笑。

“这位大爷要杀了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如此目无王法之人，要在崎怜县，还真找不出一个来。外地人都是如此吗？”何叙君平抑着恐惧，一面说着，一面伸着两手在背后，暗示两姊妹随时找机会逃。

“反了反了……”那老者喃喃自语，一脸不可置信。

“大胆！”那严峻男子大喝，刀似有出鞘状。

“从虎。”阳姓男子示意他后退，何家姊妹们暗中稍松了口气。

“我已经饶了令妹一条命了，还不够吗？”阳姓男子冷冷道。

何叙君见他威势凌人，一旁那战神模样的男人又虎视眈眈，这阵仗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心知这些人也许大有来历，她暗自忍下不悦与恐惧，平着气道：“公子此话怎讲？”阳姓男子仔细打量何叙君。眼前是个清秀有余，艳丽不足的姑娘，算是中上之姿，美人他都不放在眼里了，更别说是这样的姿色。但何叙君那身傲骨与凛然正气，如同遗世仙子般的清新气质，让他不得不将她摆在眼里。

他突然很想看看高傲的她，匍匐于他脚下的模样。

“朕——姓阳，名廷煜，住在紫禁城，年号宥成，登基方才半年多，此次上泰山去，是为祭天祈福。”三名女子苍白着脸，惊吓得连呼吸都忘了。

阳廷煜起身，走至她们面前，直视何叙君，“朕的妻子文皇后，乃是左丞相之女，令妹不但出口诅咒，还想取而代之，朕只轰了她走，算不算饶她一命？”他扯下腰间龙纹玉佩，在她们面前扬了扬，彻底打消她们仅存的侥幸——他可不是冒牌货！

什么人不得罪，去得罪当今圣上！何依君这回大祸临头，只能抖着身子，什么妄念都不敢再有。别说贵妃她只敢说说，皇后之位，她有几颗胆也不敢去争啊！

何叙君率先屈身一跪，依君和倚君见状也一同跪下。

何叙君鼓足了勇气道：“皇上，所谓不知者不罪，皇上既是微服出巡，便不能怪罪舍妹言语中出言得罪。舍妹也许有违礼数，但却不知得罪的是文皇后，罪不及死，便不能说皇上饶了她一命！请皇上明察！”虽然手脚发颤，她依然挺身为二妹说话，末了还磕了个头。

听说皇上是个有道明君，只好赌一赌传闻的其实性了。

好个胆大刁女，竟敢顶撞皇上！严峻男子皱眉想请示阳廷煜，却见皇上龙颜转趋温和玩味，只好闭上了口，吞下怒火。

阳廷煜正是被她的“不知者不罪”一睹，怒气骤然消去大半，对何叙君另眼看待。

真没想到一个小地方，也有这等聪慧女子。

“说的好，算你们无罪，平身。”三女喜形于色，缓缓起身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阳廷煜问道。

“何叙君。何时的何，叙旧的叙，君子的君。”她小心翼翼道。

“何叙君？”阳廷煜咀嚼着，大笑道：“朕若说，何时的何，相叙的叙，君王的君，你道如何？”他紧紧凝视着她。

何叙君被他的话与目光，震得浑身一阵痉挛，心中翻搅着不妙的警告。

“很好……”她很勉强道。

阳廷煜扫了何依君一眼，顿觉此等庸脂俗粉之乏味，简直教人坏了胃口，更别说畏缩在一旁平凡的何倚君，根本让人忘了她的存在；反看姊姊何叙君，阳廷煜心中顿时浮起阵阵怜惜，简直愈看愈爱。

出尘脱俗，聪慧又有胆识，加上她的名字...“朕正缺一宠妃，朕的皇后也老为朕操这个心，而你，何时与君王相叙？哈哈！”阳廷煜仰天而笑：“这也许是天意吧！朕挺喜欢你的，就你了！跟朕回京吧！”“皇上！”出声的共有三人。那老者一脸不以为然，那冷冰冰的男子皱起眉头，还有何叙君，她则是一脸惊恐，正待拒绝。

“怎么？不愿意吗？”阳廷煜寒着脸，忽视了另两人。

“民女只想过平常人的生活，不欲入宫，请皇上高抬贵手……”她低头恳求。

“如此才好免了令妹的罪，你说如何？”阳廷煜威胁着。

何叙君慌道：“皇上方才已免了舍妹的罪啊！怎能……”以此作为威胁，这句话她不敢说。

“怎能如何？威胁你吗？你这可是指控朕喔！你已知朕的身分，出言不逊就不能算不知者不罪喔！”阳廷煜卑鄙地模糊掉焦点，得意地见何叙君吞下反对，更对她不慕荣华富贵而更加欢喜。

不过，他是皇帝，谁也不能忤逆他，尤其是女人。有一个懂得阳奉阴违兼敲诈勒索的皇后就够了，其它的女人，全都得顺着他！

何叙君僵着全身，呆若木鸡。记得不久前，依君才嚷着要当贵妃，她当状元夫人，何以这回，所有人的愿望，上天一一弄错了成全对象？天啊……

第二章

入宫的路途上，马蹄声达达响。

风从虎骑着马在前方开路，后头跟着一群同样骑着马的侍从部下，以及两辆马车。

他宽阔的肩膀永不倾斜，昂首挺直的马上英姿稳若泰山，风飒飒地拍打他的脸庞，吹不合他一双精光四射的利眼。

对征战沙场惯了的继威将军而言，这风简直比棉絮还柔。

达达的马蹄声稍嫌吵，但仍没能混淆他的意志。真正影响他的，是那端坐车内的女子。

那红颜祸水啊！皇上疼宠何叙君也太过火了些。这一路上将她藏在车内，没让她露过几回面，宛若珍藏了什么宝物，紧张疼惜的神态教人诧异不已。从没听说皇上偏宠过哪名妃嫔，文皇后一向是宠冠后宫的，这女子的媚功也太强了些，竟将皇上迷得晕头转向。要让皇后娘娘知道了，如何是好？风从虎一向忧心社稷，忠君爱国，无法坐视历朝历代上演过千百回的祸水亡国戏码，发生在他效忠的君主身上，只愿皇上早日清醒！

马蹄声持续达达响。

何叙君坐在车内，想象着幽居深宫内院，眼看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，她却只能痴痴等待君王临幸的凄凉情状。

不要！她不要过这种日子！她更不能负了谦哥哥！

“叙君，朕赐你住金雀宫，封你为贵妃，如何？”一旁，阳廷煜笑看美人，顿感意气风发。

拥有一名宠妃的感觉似乎不赖，他迫不及待想回宫里，与何叙君名正言顺地风流快活，这种雀跃的心情，就是爱了吧？宫妃们没有一个能让他有这样的心情与感受呢！阳廷煜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皇上，请恕民女没这个福份伺候皇上。”何叙君的话拉下了阳廷煜上扬的嘴角。

“民女肩负家计，上有老母，下有三名妹妹，离不开家！求皇上放了民女吧！”她哀求。

阳廷煜恢复笑容，“这简单，回头朕要崎怜县令安排，好好照顾你家人，并赐你何家千两黄金、华舍一栋，如此你便可以安心入宫了吧？”何叙君慌忙摇头，“不！皇上，民女只想待在崎怜县照顾家人，并不是要皇上的赏赐。”阳廷煜忍耐着道：“那好吧！朕将你家人接来京里，允许你时时前去探望，虽然这不合后宫规矩，朕还是可以破例安排，可以了吧？”这是很大的恩惠了。

何叙君再度摇头，“皇上，民女的意思，是想留在崎怜县照顾家人，而不是入宫照顾家人！民女过惯平淡的日子，享不惯荣华富贵，才是不愿入宫的原因。皇上，求求您放了民女！”阳廷煜被她开口闭口的请求释放，忍耐到达极限。

“朕已经让步许多了，你还要怎样？”他僵硬道。

和所有的君王一样，阳廷煜难以忍受忤逆。天下的女人尽可为他所有，好不容易有合他意的，他更不必客气。

“民女什么都不要，只想一切恢复原状，回到崎怜县。”何叙君不放弃地一再请愿。

阳廷煜闭口不语，仔细凝视着她，思索她的话带有多少真心。他从未见过这种女人，什么都不不要的女人，令他有一瞬间难以适应。他的爱后要权力，就算暗地里耍把戏，表面可还是恭敬的很；他的宫妃们图的是他的人，或者贪荣华富贵，更是对他唯命是从。而何叙君，却是什么都不要？“不可能，朕要定你了！”阳廷煜语气坚定，一脸没得商量。

“皇上……”“别多说了！跟着朕，朕会好好待你。”阳廷煜闭上眼睛，不想听她的哀求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有兴趣的女人总是这么难缠？天底下唯有一个文彤辉可以令他让步，因为她是他的妻，他的后，他最重视的女人，所以何叙君的忤逆格外令他不悦；偏偏他想要的宠妃，又是这等不驯的性子，这算自讨苦吃吗？不可以！他不允许何叙君反抗！

“皇上，京城到了。”车外风从虎恭敬道。

“嗯。”一直到了京城，风从虎依旧难以相信那女子就这么要入宫了。皇上从不是个贪好美色的君王，而那何叙君……依他看，也不是个绝色女子，她性子也非驯良，皇上反倒对她百依百顺，加上她还有个看来不怎么守妇道的妹妹……这一切条件，令忠君的风从虎难以认同何叙君，但他的忠诚压下了对她的不认同。

既然是皇上要的女人，他无权多言。

颠簸的车驾虽停止震动，车内的何叙君一颗心并未停止忐忑。谦哥哥正在京里准备应试，大考未到，可以去找他吗？会不会害他分了心？“皇上，

要不要通知皇后娘娘前来迎接圣驾？”一旁的太监凑上前问道。

阳廷煜沉默了会，瞄了一眼身旁的何叙君，同太监附耳：“先别通知皇后。朕低调回宫，就是不想太早见她，过几天，朕再找个机会同她解释，小常子，你可别多事！”阳廷煜低声警告，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才让太监退了下去。

伫立一旁的风从虎微感不安。皇上竟然已对她着迷至这等地步，连皇后娘娘也要瞒！

这样下去，恐怕非国家社稷之福。他悄悄瞥了车驾一眼，担忧那何叙君若是狐媚妖女，该如何是好？但她看起来……似乎还不够格称得上狐媚妖女。风从虎严苛地想。

何叙君也依稀听到这段话，心里有了个念头。看样子皇上有些顾忌皇后，既然如此，她的存在自然是尴尬的，皇后娘娘若知道了她的处境，可会同情她？或者欲除之而后快？不论皇后娘娘态度为何，想必会是最乐见她“消失”的一个……何叙君牢牢惦记此事。

恍惚间，接收到身旁皇上热切的目光，何叙君低头回避，车内小小的空间里，流窜着她的局促不安，车外则弥漫着风从虎的疑问，良久良久“下来吧！朕带你逛逛御花园，等会儿再送你去金雀宫，往后你就住在那儿，需要什么，就差人说一声，别客气。”阳廷煜笑吟吟地朝她伸出手。

已经入了宫了？何叙君假装未见到那手，独自摇晃着下了车梯，刻意忽视阳廷煜那铁青的脸色。

皇上也太过于迷恋她了！忍了许久，风从虎斗胆劝谏：“皇上，这一个月来舟车劳顿，请皇上保重龙体，既已回宫就趁早安歇吧！”“没关系！朕精神好的很。”阳廷煜有美人在旁万事足，好心情地根本忽略风从虎的提议。

何叙君置身事外，偷空悄悄打量了四周陌生的环境。她实在没有归属感，可惜她说再多也没用，皇上是不会听的。她无奈而沉默地低着头回避一旁，刻意隐藏自己的存在。

“皇上。”小常子凑上前来禀告，“刚才听侍卫传报，明熙公主正朝御花园而来，就快到了。”明熙公主擅长惹麻烦，宫内人尽皆知，要是让她见着了何叙君，天下可要大乱了！

阳廷煜想起了何叙君还在身后，回头望了望她瑟缩一旁的窘迫模样，朝小常子吩咐道：“快！快送何姑娘进金雀宫，路途上则让任何人打扰！”小常子不安地问道：“皇上，要是碰上皇后娘娘问起……”他可不敢保证路途中遇上皇后，或者太后、公主等，自己有胆子面对她们的质问，甚至阻止她们见车内的人。

阳廷煜瞥了一旁的风从虎，沉声道：“风将军听令。”风从虎敏捷地跪下接旨。

“现在，朕命你护送朕的爱妃至金雀宫，直到今晚朕驾临金雀宫为止，才准离去。

途中，不许任何人接近车驾，入金雀宫后，不许任何人入内打扰。朕相信以你对朕的忠诚，不至于受人胁迫而抗旨。记住！不准任何人接近朕的爱妃！任何人！知道吗？”阳廷煜郑重下了一连串的命令。

“是！末将遵旨。”风从虎领命。

爱妃？皇上的偏宠来得太突兀，进展也快得惊人！风从虎虽觉得这道圣旨来得突然，但他服从命令惯了，并没有多问，便接旨照办。

何叙君无语地转身上车，默默接受阳廷煜的安排。

要脱身，似乎并不容易！

坐在颠簸的车驾内，何叙君悄悄掀起帘幔一角，朝外偷望了望。

风从虎面色凛然，高大的身形紧跟着车驾，以防止闲杂人等接近，锐利而精光四射的眼神教人心生惧意。途中遇上几名宫女、太监，也只向他行了礼，好奇地看了车驾一眼，便退下不敢多问。显然他吓人的军威的确有效，怪不得皇上要他护送她。

何叙君瞄了瞄那张棱角分明的侧面。从乍见风将军起，就知他不是个容易说服的人，欲求他放她，恐怕是妄想了，若是不成功，反然会让皇上增添戒备。是否该试试呢？“风将军……”路途上，随行的小常子嚟嚟地打破沉闷，“嗯？”风从虎示意他说下去。

小常子考虑了会儿，说道：“可否请将军千万别将何姑娘的事传扬出去，免得引起皇后娘娘的误会？”他代皇上注意到这一点。

风从虎偏头看了小常子一眼。“常公公，风某岂是个多舌之人？”也对！风将军素来不爱与人打交道，谨言且慎行，他该注意的反倒是这些随行的侍卫车夫们。

小常子又道：“那就谢过风将军。何姑娘是皇上新宠，可不能出差错，否则，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们做奴才的可担待不起。”一路上风从虎亲眼所见，自然再清楚不过！他随口答腔，敷衍过去。

对风从虎而言，女人是麻烦，尤其是何叙君这等迷惑圣主的祸水。从见着她起，他就对她存了偏见。他若有所思地扫了密闭的车驾帘幔一眼，毫不知已对上车内何叙君打量的视线，吓了她老大一跳。

风从虎那双凛冽利眼，比起他腰间的那把刀，更令她胆寒。

小常子领路，继威将军护行，果真顺利到达金雀宫而无人阻挠。

“娘娘请下车。”初次改口，风从虎唤得生硬。

车内没有动静。

“何姑娘，请下车吧！”小常子打开车门，迎下慢吞吞又怯生生的何叙君。

“呃，风将军？”何叙君低着头，思索该如何开口。

“属下在。”以属下身分向她低头，风从虎的恭敬相当勉强。

“民女……并未封妃，不是什么娘娘，请称呼民女何姑娘即可。”何叙君战战兢兢地把话说完。

风从虎不知该如何答腔，小常子已经抢道：“何姑娘，皇上口头上已经要封您为贵妃了，以后您便是贵妃娘娘，风将军这么称呼您，其实也没有错啦！”“可是……”何叙君还待辩说，小常子连忙推着她入内。

“不管是何贵妃还是何姑娘，奴才求您快点入金雀宫里吧！免得让不该见着的人见着，皇上怪罪下来可就糟了。”将何叙君安顿好，小常子回去复命。有风将军在，他不担心有谁能进得了金雀宫一步，当务之急是尽快选些人过来伺候着，免得怠慢了娇客。

金雀宫内无人居住，却打扫得相当干净，华丽不因尘埃而减色。何叙君像个走错地方的外人，毫无头绪地四顾浏览，当她望向风从虎竖立在门外的背影，心中又是一阵交战。

目前金雀宫内仅只他们两人，这是个好机会，但要说服风将军又谈何容易？“风将军？风将军？”想了半天，何叙君终于鼓起勇气上前。

“娘娘有何吩咐？”风从虎闻声，回过头，恭敬地行礼。

“请不要叫我娘娘！”何叙君再度声明。

“是，娘娘有何吩咐？”风从虎生硬道。皇上亲口称她为爱妃，他决定还是听皇上的。

何叙君气闷地咬着下唇，终于决定不与他争论。

“可否请将军助民女一臂之力？”“请娘娘吩咐。”“呃……”何叙君满怀不安，斟酌着词汇，终于道：“民女家有老母，下有三名妹妹要照顾，离不开家，所以无法入宫伺候皇上。可否请将军网开一面，放民女出宫吧！”又是同样的借口，但风从虎却是首次听说。

他弯着行礼的腰杆挺直起来，错愕地抬头面对何叙君。同行一个月，她多半被皇上藏于车内，偶尔几次见着她的面，也碍着她是新宠，他对女人一向又敬而远之，没想过多看一眼，方至这一刻他才正眼仔细打量她。

说她是个狐媚女子，绝对不正确。要是没见过她，没亲眼见着皇上要她入宫的经过，恐怕会因乍见她出乎意料之外的平凡，疑心她的得宠来自何处。

即使是从头到尾，全程见了皇上宠她的经过，但皇上宠她的原因为何，风从虎至今依然难以摸透。

面容苍白，身子骨瘦小，身长不及他的下颚，若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色，大概便是那股清新的气质吧！但确实称不上倾国之姿，不晓得又是哪点吸引了眼高于顶的皇上？她的不驯吗？怎么可能！

“皇上应会安顿娘娘的家人吧？”风从虎问道。

“是安排了，但……民女无意入宫为妃，民女过不惯宫廷生活，可否求将军助民女离开这个地方，放民女回乡？”迎上何叙君一脸企盼，风从虎顿觉奇诡异常。看这情况，她不但想违抗圣旨逃出宫去，还煽动他充作帮凶？她真不愿意入宫？忠心耿耿的风从虎，实在难以容忍任何人违抗圣旨，还想拖他下水，更不相信她有如自己所说的那般不慕富贵。

也许不能低估眼前这貌不惊人的女子，他警戒地想。能迷惑皇上的女人又岂是简单的角色？若这是她编出来的谎言，那么，不晓得她又有何目的？“皇上待娘娘情深义重，娘娘不该负了皇上的厚爱。”风从虎淡淡劝说。既然是皇上所爱，他还是尽量维持礼貌。

“不！就算皇上情深义重，民女生于乡野，长于乡野，早已过惯平民百姓的日子，华富不是民女归所，请将军伸出援手吧！”她低着姿态恳求。

风从虎满腹疑惑，无法体会何叙君的用意。多少人慕着荣华富贵，偏有她如此淡泊的女人？或者，这是她以退为进的手法？所以，皇上才会喜爱这样的她？难以置信。

“娘娘，请恕属下难以从命！”风从虚的声音本就低沉，义正言辞说来更是严肃。

“属下奉皇上旨意保护娘娘，不能有亏职守，而娘娘更不该背叛皇上，连念头都不该有！”

能蒙皇上宠幸乃是娘娘之幸，不论是运是命，请娘娘牢记在心！”风从虎一向沉默寡言，但说起道理来，却是一副威武不能屈的模样，不愧是个将军。

这番劝说带着警告意味，教何叙君彻底死了求他之心。

这是个死命忠于皇上的男人，要打他的主意太难了！

“我明白了。”何叙君平下语气不再哀求，转道：“方才民女所言，就请将军忘了吧！还望将军别转告给皇上知晓，以免让皇上操心，可以吗？”想抹去言行，毁尸灭迹？风从虎心生讥诮与厌恶感，凝视了何叙君半晌。

“属下不是个多舌的人，只要娘娘往后一心一意伺候皇上，没有贰心，属下便什么也不说。”他提高姿态，顺势与她谈条件。

蛊惑明君的女人，虽想咒她不得善终，偏偏她是皇上所爱，只能看紧她，愿她永远忠诚便罢，否则……风从虎一双利眼盲射精光。

“谢过将军。”何叙君淡淡道，然后偏过头去，迥身坐下，避开他威胁般的逼视。

风从虎见她安分了，也跨出门槛，继续抖擞着精神，站在门边守着。

何叙君放弃了吗？当然没那么容易。求人不如求己吧！

日落了，金雀宫里依然寂静，可比空城。

风从虎宽阔的肩膀不会倾斜任一边，虎背熊腰也丝毫不露疲态，杵立在门边那背影，宛若门神，对外阻挡邪魔，但对内也封住了何叙君的逃生之路。

见他动也不动，就这样背对着她许久，何叙君览顾四处，观察了一下午，终于打算行动。她悄悄脱下鞋，将一双鞋提在左手，右手则小心翼翼撩起裙裾，缓缓起身，然后蹑手蹑脚地朝内室走去。

溜进内室前，她回头瞥见门口那依旧文风不动的高大背影，暗喜对方没发觉，然后毫不留戀地往内而去……内室不小，何叙君奔到尽头，发现了偏门，心中大喜；只可惜上了锁。

摸索半天，何叙君打不开锁，她一心急，竟想越窗逃走，只可惜连试了几扇窗，才发现连窗也密闭，她不禁失望至极，低声叹了口气。

“啊！”一回头便对上风从虎庞然身躯阻路，何叙君大叫一声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这风从虎无声无息，又是几时来到她身后的？拍了拍胸口顺气，往后退上一大步，却踢到一旁碍事的小凳，何叙君右脚吃痛，眼看便要滑倒。

“小心！”声音与人同步，风从虎飞速拦截她的纤腰，阻住她免于滑倒。何叙君身子被定在半空，手脚不知置于何地，面容又与风从虎相距不过寥寥几寸，四目这一相对，惊得两颗心猛然震动，扣住腰肢那铁臂因而灼热异常，烧得何叙君纤腰发烫，烫得沸熟。

还是风从虎较为年长老练。何叙君生嫩的少女心犹在惊骇中挣扎，风从虎已平复如常，若无其事地用力一揽，将何叙君身子稳住后，立即松开这烫手山芋。

“娘娘，密闭的金雀宫除了正门，没有其它出路，这是防人出入，您不必找了，请回前厅去吧！”风从虎冷冷道。

“我……”“才说了属下不是多舌之人，娘娘如果真希望属下少说些话，就不要让属下改变主意。请吧！”他伸手领路，语气中不忘警告她安分些。

明着是喊她娘娘，实际上根本将她当作了阶下囚，满口讥讽，哪有一丝尊敬？何叙君羞怒地咬着牙，心里塞满挫败，也不多做无谓挣扎，一挪动

却发觉举步微艰。

“嗯……”她苍白的脸蛋冒出汗珠，好痛！扭伤右脚了。

风从虎见她不动，交叠着双手冷眼旁观，看她还想要什么把戏。

何叙君忍着不肯开口求助。那讥诮与怀疑的神色，促使她不想再开口求他，免得多招侮辱。

痛死了！她倔强地勉强跨出一步，却再度失去重心，风从虎熟练地拦住她，又一次的解救她免于跌倒的命运，不过这回她是向前仆倒，所以跌进了他宽大的怀里。

时间静止了，两人的呼吸也停顿了。

错愕在两人接触的肌肤间，随着上升的体温交错流窜，向全身渲染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初次碰触除了心上人以外的胸怀，何叙君未能及时清醒，所以这回又是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风从虎率先清醒过来。

“请娘娘自重。”风从虎声音低而严厉，还带着莫名的怒气，愤而将怀中人推开。

何叙君颠簸几步，站得勉强，但她努力忽视脚痛，一心只想质问他。

“将军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她仰起红潮未褪的小脸问道。

迎风扬柳之姿，楚楚堪怜，带怒的苍白面颊上，桃红泛双腮，这揪人心肠的荏弱，令风从虎那坚硬如铁石般的心肠，也不免起了丝丝绞痛。

“英明如我主，便是如此为了你而神魂颠倒？”他喃喃而问，难得低沉有力的声音像是次絮般温柔。

“什么？”何叙君没听清楚。

风从虎闪过一瞬心虚，怒而自责！他在干什么？为了皇上的女人而迷惑？“属下一介武夫，比起皇上知书达礼的翩翩风范，可是远远不及，娘娘投错怀抱了！”风从虎回过神，立刻射了只冷箭，以防卫他心虚的城池。

“你……”何叙君气得结巴，“你这是指控我，对你……投怀送抱？”光说完这四个字就够羞人了。

“请娘娘下回小心。”风从虎若无其事地劝诫。

她从未受过这等侮辱！何叙君的胸脯因剧烈呼吸而起伏。

虽是寒微出身，承继了父亲读书人的傲气，何叙君固然脾气温婉，骨子里其实很高傲。全崎怜县人仰慕她，全家人倚赖她，走到何处她都受人尊敬。傅谦爱她疼她，皇上怜她惜她，崎怜县再无赖的男子见了她也要装斯文。只有这个鲁男子，不愧是一介武夫，竟然恬不知耻地指控她投怀送抱？他以为他是谁？皇上都不能动摇她了，他又是个什么东西！

“谢谢将军提醒。”何叙君昂起下巴，冷冷道：“下回，我会相个比较象样的怀抱去投靠，免得被人得了便宜又嫌弃。”他讥讽她，她也来嫌弃他！

“请娘娘注意身分，切莫做出有辱皇上的事。”风从虎警告她，心中默默为主子而不平。她休想去投靠除了皇上以外的男人的怀抱！

“哼！”何叙君偏过头，不想理他。

扭伤脚，动也不能动，心高气傲的何叙君，头一次如此痛恨一个人，她宁愿眼睁睁见他回到前厅去，也不愿开口向他求助，便直直定在那里。直到小常子领了几名宫女和太监前来，得知她扭伤了脚才为她上药疗伤。

这晚，阳廷煜愉悦地驾临金雀宫，风从虎不慌不忙地卸下重担而告退。

何叙君偷瞥着他刚硬的面容平板如常，彷彿交差了般，轻松而不带任何情绪地离去，似乎从头到尾没当她是回事过，令她难以轻松的心情更加沉

重了。

自始至终，风从虎不曾得知她受了伤，当然对她也就谈不上印象改观。

他仍当她是那个随意投怀送抱的无耻女人吧？不知为何，何叙君竟为了他的误解而感到难过，难过多于不平。

阳廷煜没放弃过说服她心甘情愿为妃，何叙君也没放弃过说服他放了她。幽幽坐在深宫数天，直到传闻中宠冠后宫的文皇后驾临，终于给了何叙君一丝逃生的曙光。

皇后娘娘驾到？接获宫女传报，她匆忙整装。但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朴素，转了心思一想，就算失礼，也要先削减皇后娘娘的敌意，此刻最忌争妍斗艳，更何况她也比不过母仪天下的文皇后。

她原本就不美，何叙君有此自知。

战战兢兢一出内室，何叙君便瞥见一容色清盛的绝色女子，尊贵而端庄地坐在那儿，身旁侍立了数名宫女。她闲适的姿态，雍容的气度，与她身上华美的礼服，同时呼应这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天生傲视群伦的态势俨然最是适合宫廷的，不愧是皇后。

哪像她，永远是与这儿格格不入的小家碧玉。

“民女何叙君，叩见皇后娘娘。”何叙君跪地行礼，知道娘娘正在打量她，她动都不敢动。

“平身。”她的声音听来稳而轻柔。

皇后娘娘对于她的名字，似乎也很感兴趣，喃喃重复了一遍。

“叙君，叙君，与君相叙？看来，自你出生起，已经注定要是皇上的人了。”文彤辉亲切地笑道。

“字是叙君，但意非如此。”皇后和皇上不约而同地做了同样的解释，这对帝后夫妻的见解，还真相近呢！加上她又如此貌美，皇上岂能忍心负她半分？何叙君想。

“但依今日的情况看来，令尊相当有远见。”“名字并非家父所取，是家母。”虽然皇后娘娘是笑着的，何叙君依旧小心翼翼。

“喔？令堂也是风雅之人。抬起头来说话。”文彤辉展眉。

何叙君应声是。至今不见皇后娘娘带有一丝一毫敌意，可是好的开始？

“你入主金雀宫，皇上却没赐予你封号，本宫倒替你不平了，再看看你这一身，本宫几乎怀疑，皇上亏待了你。”文彤辉眼中闪着权谋。

皇后娘娘似乎话中有话，这令何叙君心中一凛。

“不！娘娘。皇上并未亏待民女，是民女无意受封。”她干脆跪地，边磕头边哀求：“求娘娘成全，放民女出宫！”“你说什么？放你出宫？”文彤辉的声音惊愕不已，权谋顿时无处使力。

同是女人，皇后娘娘应能体会她的苦衷吧！面对皇上和风将军时的有口难言，此刻略微顺口些，何况事已至此，同叙君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。

她咬牙道：“是的，娘娘！民女不想入宫，民女在家乡已有未婚夫，但是皇上强掳了民女，求娘娘伸手救民女一把，放民女出宫吧！”“强掳……这么说皇上，可是大不敬。”文彤辉皱眉，声音听来很具威胁力。

何叙君平稳着声音，“娘娘恕罪。民女一时心急，口不择言，请娘娘恕

罪。”“把话说清楚。”她命令道。

何叙君抓紧机会，详述了她与皇上相识至入宫的经过。

“皇上难道不知你已婚配？”文彤辉诧异地问。

“民女没说。因为……民女与他……仅是私订终身，口头相约，并未正式有媒妁见证。要不是事情紧急，民女也不敢告知皇后娘娘。”何叙君羞惭地低头。

事关名节，面对皇上的咄咄逼人，她有胆惹怒圣颜却没胆承认，是她迂腐，是她胆小，但愿皇后娘娘能体会她的难处。

文彤辉略略点头，又问道：“那么……你与他，可有私情？”皇后娘娘问得露骨，探问意味很重，令何叙君陡地吓了一跳。

文彤辉笑得狡狴。“如果有，皇上就奈何不了你了。”问话切中要害！不愧是玩惯权谋的宫廷中人。

“没有……”何叙君羞赧低头。一瞬间，竟也为此感到遗憾，立刻又因这大胆的想法而汗颜。

“那么……你与皇上……”文彤辉变脸。

何叙君急忙表态，“没有！娘娘，皇上并未碰过民女！”幸亏皇上没勉强她。皇后娘娘的妒意好明显！

“那么，还有救。”文彤辉的语气松动了些。

何叙君偷偷瞧了瞧皇后娘娘。不论皇上有多少妃嫔，亲耳听说他又与新人有染，皇后娘娘依然会感到痛苦吧？换作是她，她也受不了，莫怪今日驾临金雀宫检视她这“新妃”。

“谢娘娘成全！”出宫终于有望了！何叙君不自觉地笑了出来。

“你确定要出宫？真的不愿待在皇上身边？”文彤辉怎么看也不太相信的模样。

何叙君也郑重回复：“是的。民女只求平静过一生，不敢妄想荣华富贵，又已有了心上人，所以无论是谁，都不能让民女改变初衷，民女只能敬谢皇上厚爱！”“他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能让你……连皇上都看不上？”皇上确是人中之龙，难怪文彤辉不信。

“他与民女是青梅竹马，相恋多年，感情已深，所以，不是民女看不上皇上，他其实远远不如皇上，只是，民女心意已决，难以动摇了。”何叙君瞧见皇后娘娘起身踱步，不知在打算些什么，她静待着。

文彤辉似乎想到了什么。“你那位未婚夫人在哪？他可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他并不知道民女如今身在宫廷。他是个读书人，目前人正在京城，准备应试，他承诺过，若是有了功名，便立刻回何家提亲。”何叙君低头。傅谦是她今生的希望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文彤辉问道。

“傅谦。太傅之傅，谦虚之谦。”何叙君详细道。

文彤辉笑道：“伴在皇上的身边，会比伴在这个傅公子身边差吗？要是这位傅公子落第，你岂不就空等了？还是，你打算等到他下回应试？再等三年？想想看，一旦成了皇上的人，封妃封嫔，说多风光就多风光，入了后宫有什么不好？”对皇后娘娘来说，权力才是一切？她以为，皇上和皇后是天作之合呢！

何叙君抬头。“娘娘真心爱着皇上吗？”“呃？”这字对她很陌生。

“娘娘如果真的爱过一个男人，就会知道，无论那个男人是什么身分，

什么外貌，贩夫走卒还是王公贵族，一文不名还是声名显赫，都是一样的。”仰望那张瑞丽容颜，何叙君看出皇后娘娘略有几分不自在。

文彤辉反笑道：“但是，你的未婚夫，似乎和你理念不同吧！否则，他也不会上京求取功名了，是不是？”何叙君浑身一震，对皇后娘娘犀利敏锐的判断而感到惶恐。

文彤辉的声音转来愉快。“如果，本宫小小助这位傅公子一臂之力，让他金榜题名，甚至飞黄腾达，到时候，各世家贵胄抢着招他为婿，甚至皇上，他也有好几名待字闺中的皇妹公主……你认为，到那时你的傅公子，还会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吗？”不要！千万不要！文彤辉的话将何叙君打入十八层地狱，那张端丽容颜，如今在何叙君眼里，竟是狰狞不堪。她在威胁她！

“如果他不是那么出色的话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”文彤辉虚伪地笑着安慰她。

傅谦不出色吗？他是崎怜县的姑娘们最倾慕的对象！一旦他有了功名，京里的姑娘们……何叙君心冷了。

“看来，他应该是个不错的男人了？瞧你紧张的。”文彤辉笑着揶揄。

“娘娘，求娘娘放了他一马，也放了民女一马吧！”何叙君泪如雨下，磕了个响头。

“原来你不相信他？”她玩笑的面容转而严肃。

“并非民女不相信他，而是……人性如此，贪慕荣华富贵，他要是见异思迁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”傅谦自幼便从不掩饰追求荣华富贵的决心，何叙君也隐隐不安了多年。

文彤辉柔声安慰：“那倒也不一定。像你，就对荣华富贵不怎么有兴趣，也许，你该相信他。”何叙君摇摇头：“民女自幼淡泊，生活刻苦，但是乐在其中，所以不慕名利。民女没有尝过名利滋味，不懂名利好处，不敢说自己淡泊名利，只能说自己没有这个福气。”

然而，谁也难保民女有朝一日，如果作了状元夫人，甚至……”她打量皇后娘娘温婉的脸色，决定照实说：“甚至后妃，不会像娘娘一样，也乐在其中……”文彤辉僵直身子，忘了声音。

“娘娘恕罪，恕民女直言，有口无心。”是否说得太过火了？何叙君后悔不已。

“你胆子真不小……”文彤辉震慑地喃喃自语。

“请皇后娘娘原谅民女，民女不知分寸，胡言乱语，若有得罪娘娘之处，还请娘娘恕罪！”何叙君挺身而跪，卑微地乞怜，希望发怒的皇后娘娘不要收回成命。

“罢了！恕你无罪。你起来，坐下吧！”文彤辉看起来消气不少。“如果你这也算胡言乱语，满朝文武说的话，就全成了谄媚屁话了！”得到开释，同叙君本该高兴，但皇后娘娘竟然……口出秽言？她有没有听错？文彤辉唤她坐下。“既然不是与君王相叙，叙君，叙的又是谁呢？”皇后娘娘愿助她出宫了！何叙君喜道：“有缘人，但偏不是皇上。何叙君，何必叙君王！”“哈哈——好一个何必叙君王！”文彤辉大笑。那神态，像极了皇上意气风发时。

这已经不知是第几回了，何叙君愈看愈觉得他们相似，合该他们是夫妻，真像！

“就凭这句话，本宫就承天意，教你不必叙君王。本宫会想法子让你安

然出宫。至于你的姻缘，就顺其自然吧！本宫也不会特意去提拔傅谦，话说回来，他要是没本事，本宫也无权令他金榜题名；就算他荣登金榜，本宫也会视而不见，就看他对你——有多少真心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“谢娘娘大恩大德。”何叙君跪地谢恩。

“有缘人，也可以包括本宫吧？”她扶何叙君起身。

“娘娘不弃，这是民女的福气。”皇后娘娘的气量不小，算是她运气好。

文彤辉递了一样东西给她。“这你拿着，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托人拿着来见本宫，本宫能力所及，都会为你做到。”何叙君见是只紫玉镯，不敢收。“娘娘，这太贵重了……”文彤辉硬塞进她的怀里，“一生中能有几个知交？能有几次畅谈？遇着你，本宫一时兴起，我——挺喜欢你，算是我一点心意，只可惜你这一走，咱们注定不能再相见了，你要多保重。”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瞬间降低了姿态，那真挚的语气，令何叙君心动。她欢喜地含泪点头，“娘娘保重。”“保重。我也很想尝尝——淡泊的滋味，能淡泊也是种福气。只可惜，这辈子这顶后冠压着我，是不可能了……”文彤辉感伤的笑仅一闪而逝，便疾声做了安排。“等会儿你换上宫女的衣服，跟着本宫出去，在皇上没发现之前赶紧出宫，本宫会安排人接应。

娇采，你去和何姑娘对换衣服，快！”“皇上那里……”何叙君有点担心。皇上可会责怪娘娘？“自有本宫担待。本宫得宠可不是空穴来风。快去换衣服！”文彤辉看来极有自信。

那名唤娇采的宫女与何叙君应声称是，一同入内换衣。

何叙君安了心。早知道皇上应该待娘娘不薄，当初带她入宫也最顾忌娘娘，皇上能见得宠待了娘娘，显示娘娘在他心中的地位确实不轻，但他们的感情……那艳冠群芳的天人之姿，开阔的胸襟气度，与聪明俐落的手腕，确是最适合皇上的，但皇上既拥有如此完美的妻子，怎还看得上她？何叙君感到不可思议。

可是，皇后娘娘对权力眷恋，似乎犹胜过对皇上的感情。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？还是古来帝后皆如此？他们是如此相配的一对啊！

一桩桩疑问搁在何叙君心里。随着她即将出宫，答案恐怕也深埋在宫中，永无头绪了。

第三章

何叙君顺利脱逃后，并未直接回崎怜县，既然来到京城，她打算去见傅谦。

京城说大不大，但要在此找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无异大海捞针，若要找个名人，可就容易多了，于是她隐匿在一家小客栈栖身，等待放榜。当傅谦的名字堂堂挂上了状元头衔时，她欣喜他如愿以偿，更庆幸找人容易许多，否则这茫茫人海，真不知要摸索到什么时候。

状元夫人吗？何叙君心里甜丝丝地咀嚼这四字，打听了傅状元落脚处，正要跨出客栈门时，那熟悉而其威胁力的身影，又一次出其不意地挡在她面前。

“你果然还留在京里。”来人那一双利眼中带着冷冷讥刺，“回乡路远，

更何况你并不是真心想要离京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”“风将军此话怎讲？”何叙君诧异地问。

风从虎瞄了瞄她，缓缓道：“越难到手的东西就越让人珍惜，你倒是挺懂这一点的，处心积虑逃出宫，又留在京里不肯离去，好让皇上费一番工夫找着你后，再将你奉之为宝。‘娘娘’，深谋远虑啊！”因他见过何叙君，风从虎便理所当然被皇上赋予捉拿她回京的任务。如今果真在京里寻着她了，证实心中猜想后，风从虎这声“娘娘”叫得讽刺不已。

何叙君朱唇微张，对于这番说词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“我只是在等……”瞬间想到未婚夫，何叙君红了脸住口。

“等皇上前来接你是吗？”风从虎径自将她的脸红与顾忌当作心虚。

“不是！你这人真是……”教养良好的何叙君，想骂人又不知用什么词汇，只气得一张小脸忽红忽白，更添艳色。

偏偏皇上还真吃这套！风从虎努力忽视那诱人的美色，冷冷道：“娘娘，皇上对你的确是念念不忘，如你所愿，还是派了属下前来‘迎接’，请跟属下回宫吧！”“不！我要去见……见一个人！”“谁？”何叙君左右望了望熙来攘往的人潮，风从虎会意，领她走进一旁寂静无人的小巷里。

“新科状元傅谦傅公子和民女是同乡旧识，临入宫前，可否请将军通融一下，让民女去见他？”何叙君小心斟酌语气。

她不甘受人摆布，就此断送自己一生，任何脱逃的方法她都得试试。或许，谦哥哥能为她出些主意，助她逃离，甚至为她出头。

见了傅谦再做打算！

“旧识？”风从虎眯起眼睛，语气充满怀疑。“什么样的旧识？旧情人？”何叙君满面通红，眼神游移不定，似乎应了风从虎的猜测。

“要属下放娘娘去会情夫？要是有了苟且之事，岂不辱了皇上？”苟……苟且？“你……”她真会被他气死！

“过去的就算了，皇上不追究，属下也无权多说；但如今娘娘既然是皇上的人，就该忠贞不二伺候皇上，岂能瞻前顾后，摇摆不定？”他风从虎生平最恨，一是乱臣贼子，二是荡妇妓女！前者紊乱朝政纲纪和治安，后者破家败邦、靡蚀世风，教人欲除之而后快。

忠臣烈女，是他心目中无瑕的德行代表，而何叙君显然不是！

“我不是皇上的人！”何叙君大着声音，又羞又怒。

“此事由皇上决定。娘娘请吧！”风从虎的语气由不得人选择。

一双削细的肩膀虽柔弱，何叙君挺直腰杆耸起肩，硬是不肯随他走。

“娘娘请。”风从虎不耐地催促着。

“风将军，也许你忠于皇上，所以一定要将我送入宫中，但是，我……”何叙君左思右想，既然已告诉了皇后娘娘，她脸皮子也练得厚了些，便横了心吐实：“我已与人私订终身，自然该忠于他，忠于婚诺。”她不理睬脸颊的热度，理直气壮道：“虽然没有媒妁之言，但我既是许了海誓山盟，就不该因为皇上而背叛了他，你说是吗？”“皇上可知此事？”风从虎怀疑她扯谎。

“不知。但若将军再度送我入宫，这回，我怎么也不会因为面子而隐瞒。”何叙君郑重道。

如此，皇上便是夺人所爱了？风从虎斟酌着。

何叙君一双妙目，含着恳求的泪水，教风从虎满含鄙视的心肠逐渐软化，那一句句动之以情的声调，更是催人投降。

但是啊！毕竟他是个忠君爱国的将臣，岂能被这小小女子影酱？迟疑了一会儿，风从虎道：“没有媒妁之言的婚约，不具任何意义，男欢女爱本是镜花水月，娘娘不该贪图这一时欢快。就此放手吧！”忠贞促使他为皇上找借口。

贪图一时……欢快？武将讲话都是这么……不加修饰吗？何叙君脸颊绯红，据理力争。

“但是，皇上看上了我，同样也是贪图女色，贪图一时……欢快啊！将军怎能厚此薄彼？”更何况他们之间根本没到“欢快”的地步呢！

容不得人忤逆皇上半毫，风从虎剑眉向中竖拢，怒道：“皇上负有延续皇朝血脉的天命，选中了你生育子嗣，是你的福气，与你那浅薄的情爱，岂能相提并论？”哼！皇上放个屁，这风从虎大概都会说成香的！何叙君心里冷哼。

“我与傅谦虽是世间微不足道的红尘男女之一，比不得皇亲显贵，但毕竟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祖宗的子孙，我们也有我们孕育血脉的使命，虽然将来孕育出来的，也许仍是微不足道的凡人。”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！风从虎哑口，决定不与她争论。

“不论谁都不能与皇上相提并论，不必多说！”何叙君退一步道：“不过是与未婚夫道别，了断旧情，将军也不愿成全？只要见了这一面，我就随你入宫，好吗？求求你！”她忍耐着低下头。

自认识她起，风从虎不断印证了她祸水的本事，这一刻他实在很想质问她到底还牵扯了多少男人？但她的软语牵动了他的情绪，荏弱堪怜的姿态彻底击垮他刚硬的嘴角，促使他松了口。

“见过面，从此不许有贰心？”他仿佛听到忠贞嘲笑他软化的声音。

“是！”何叙君欢然抬头。

“他人在哪儿？”那嘲笑声更大了。风从虎紧握着拳。

好不容易，终于求得风从虎答应，何叙君并不以为与傅谦的姻缘就此断绝。毕竟她的谦哥哥已经有些分量了，不算人微言轻，还有皇后娘娘，必定也肯助她一臂之力。这是头一回，她衷心感受到阶级地位带来的好处，要是她的谦哥哥仍是一介平民，她也不识得皇后，今天她入宫是入定了。

谦哥哥说的对！有权有势，说什么都对！

无怪乎天下屡有求名求利之芸芸众生啊！

今年主试者乃是左丞相兼国丈的文言庆，得中的前三名包括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人，目前都被招待至左丞相府中暂住，文言庆不愧官场老手，除了争取主试，所有得中的考生因而都得称他一声老师外，再拉拢这三名最有前途的官场新宠，于他有利而无害。

三年一试，几个三年下来，满朝将遍布他的学生，自己稳居相位，女儿又是当今皇后，文家会是势力最大的皇亲国戚，可惜文言庆只有一名女儿，否则，招这三人为婿会是他下一步的打算。

何叙君来到左丞相府前，报上姓名，并向守门侍卫道明想见傅状元的来意，守卫狐疑地看了看她，才入内去通报。

她在宫中只待了几天，又没封妃，所以虽然她以空前得宠的姿态入主

金雀宫，后宫的人并不知她何叙君的大名，更别说传出朝野，而皇上派人捉拿她也是秘密进行，守卫自然不知她是宫中“逃妃”。

风从虎远远站在一旁冷眼打量她，怕她逃走，何叙君只好刻意忽视被监视的不悦。

那冷冽逼人的目光，似乎将寒气一圈圈住她纤弱的身上罩去，令她浑身战栗，只得努力地忘了他的存在。偏偏等待是如此漫长，浑身寒气只增不减，何叙君不自禁交叠起双臂，互相以手摩抚生温起来。

大门再度打开，何叙君迫不及待上前，却被应门的面孔煞住喜悦。

“请问，傅状元呢？”她屏息问道。

那应门侍从不悦地挥手，“还好意思问？傅状元说不认识你，你可以走了。”说完他转身便要关门。

“等等！您有没有告诉他，是他家乡的未婚妻何叙君，何——叙——君，前来找他了？”她满怀希望地重复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当然有啊！傅状元说不认识就不认识！”应门侍从没好气道：“去去去！别见人家发达了，就半路认丈天，妄想飞上枝头做凤凰，滚回家去吧！”“不可能啊！你……”这次回给她的，是一记砰然关门声，何叙君一脸错愕地被关在门外。

她往后退着走，退下门前阶梯，抬头打量门匾——左丞相府。没错啊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低沉的声音飘进何叙君的耳里，风从虎庞然身躯已靠了过来。

她从错愕中回神。“新出炉的状元姓傅名谦，幽州崎怜县人，是不是？”何叙君像是攀着了浮木，抓住了倚靠。

“似乎是如此。”没头没脑地被问话，风从虎狐疑地答。

“崎怜县人我没一个不认识的，崎怜县上下就一个傅谦啊！但是，为什么他说不认得我？”何叙君近乎喃喃自语。

“你确定没弄错人？”“我怎么可能连未婚天的名字都弄错？”何叙君语气中颇有责怪。

风从虎沉默着，思索着，瞬间有些明白了。

“那就只有一个可能。”见她仰起期待的小脸，他忽然狠不下心说出口。

“什么可能？”何叙君催促着。

“……他不想见你。”很简单的答案。

“不可能！我们说好了，不管他应试结果如何，都要在一起的！他还说要是应试中第，会衣锦还乡来接我入京……”何叙君说到这儿，顿时脸色被梦想染得多采多姿，双眼发着光，神情也温柔起来。

却隐约让风从虎感到不是滋味。他突然很想挫挫她。

“我才说过，没有媒妁之言的男欢女爱，就像镜花水月一样不可靠，尤其对女人而言，走错路的代价也就更大。你，还是醒醒吧！”“不行！没见到他我绝不死心！他不可能会忘了我！我要见他！”何叙君不依，忿忿地扭着衣袖。

“那不如你趁此忘了他，入宫伺候皇上，皇上会好生待你的。”“不一样！”何叙君仰头与他对望，缓下了疾声厉色。“皇上待我再好，毕竟是不一样的。十几年的感情，一路走过来，根深柢固，不比皇上一时的迷恋！真正该忘了我的，是皇上。”风从虎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又觉得无话可说。对于男女情爱，他见识过不少影响力极大的例子，例如皇上对何叙君就是，而同袍间也不乏

为了女人而神魂颠倒者，但他看的虽多，却从来不能体会个中滋味，所以一时间哑口了。

“别咬了！”风从虎见那抿着的朱唇，被她咬出了血丝，一把抓住她紧握成拳头的小手，强迫她照着他的话做。

她的眼里泛着泪光，无言的乞求着，期待他说些什么；唇齿间挤咬的力道，不会因他的威胁而减弱半点。

“松开你的牙齿！别再咬了！”风从虎恨恨地瞪着她的朱唇，勉强自己挥别遐思。

“想见他的话，就听我的！”承诺被她诱出口，这下轮到他咬牙了。

他再也不能否认，眼前这柔弱女子对男人的影响力！皇上殷鉴在前啊！

朱唇瞬时松开，两边弯作菱角状，灿烂的笑容从唇边泛散至何叙君整张脸，一双盈盈秋水也直直勾着风从虎。这是他头一回见她笑，魅惑嵌入他的铁石心肠，几乎要融了他！

风从虎回神，僵着声音道：“换件衣服，装作我的仆从，我带你去见他。投我继威将军拜帖，他不肯见，左丞相文大人也会押着他来见！”何叙君连连点头，一脸感激与振奋，血染得唇色朱红鲜艳，她却像一点也不觉得痛的样子；痛，却在他的心里悄悄挤压，甚至捺上了印子。

一想到她欣喜的面容是为了别的男人，风从虎莫名泛起一股酸意，超越那股疼痛，又忍不住想泼她冷水。

“先别高兴太早！见了面，做了了断，就该乖乖进宫，别忘了你的承诺！”如他意料，灿烂的笑容火速消逝，又扯出风从虎的不舍。

见了傅谦再说吧！这是何叙君先前的打算，如今她还是这么想，只是，不入宫的把握已经没了大半。

是对谦哥哥的信心失去了，还是对未来的不安增添了？风从虎那张永远冰冷的铁青面容，比起皇上尊贵傲人的俊秀仪表，更令她觉得不安。

“你……”傅谦客气而礼貌的斯文样，因见到了一身仆从打扮的何叙君而充满震惊。

“谦哥哥，你不认得我吗？我是叙君啊！”唯恐他还不相信，何叙君顺手摘去帽子，散下一头青丝。

风从虎悄悄返到角落，尽量不去打扰他们。算是给何叙君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拥有相处的空间，但他们若有什么出轨行为，他可不会坐视不理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傅谦震惊许久，终于问道。

他还是认得她的！只是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高兴，甚至有些懊恼？“来找你啊！你怎么了？谦哥哥？”何叙君小心翼翼问，忍住了冲上前去投入他怀里的冲动。

“没什么。你竟然上左丞相府来，吓了我一跳！”傅谦笑得有些不自然。

“正午来时，守门侍卫不让我进门呢！谦哥哥，你……知道我正午来过吗？”何叙君试探地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傅谦一脸无辜。

得到意料中的答案，何叙君释怀地笑了。“我就晓得，你不可能不理我的！一定是话没传到你这儿，多亏了风将军帮忙，我才进得来。”何叙君朝

风从虎投过一个感激眼神，傅谦也礼貌地朝他示意。

风从虎则面无表情地微微颌首，冷眼旁观这一切。

何叙君忸怩道：“谦哥哥，你现在是状元了，是不是……要衣锦还乡？”然后娶她？这话她很想问。

“大概再过一阵子吧！皇上还没赐官位，我在京里也有一堆事情要忙，暂时不能回去。不如，你先回去吧！”傅谦温声道。

“回去等你吗？”何叙君探测着。

“呃……”傅谦噤嘴，容色有些闪烁不定。

“你会回来吗？回来娶我？”何叙君红着脸，不顾一切，不该说的话也脱口而出。

就算来日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只要在入宫前再一次听到他的许诺，她就心满意足了，遗憾，也可以少一点。

“呃……嗯……”傅谦答的不甚清楚。

“不管他回不回崎怜县，他都不会娶你。”娶她的该是皇上！一直作壁上观的风从虎，从角落冒出声音插话。

何叙君面色微愠，似乎是不乐见风从虎打扰他们。她要的仅是承诺，知道傅谦有这个心就够了，如果可能求得皇上成全，那当然更好；但怎么样也不要风从虎来提醒她入宫一事，尤其是在她与傅谦独处时，那多杀风景！

像是跟风从虎呕气，何叙君看也不看他。再想起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，何叙君委屈上心头，扭着衣袖角，可怜兮兮地只顾看着情郎。

“谦哥哥，你说，你会娶我的，对不对？”快说给那讨人厌的风从虎听！

“我……”这俏美可人的身形，只有在他面前才会流露的娇态，是他往昔力争上游的动力，可是……傅谦煞住声音，承诺竟然说不出口。

他觉得罪恶，因为风从虎的话敲中了他的心思。此刻他的心中充满了另一名拈兰女子的身影，那是昨日入宫晋见皇上时，在御花园里巧遇的公主。不愧是公主，尊贵又冷傲，气韵清新冷凝，美丽夺魂摄魄，那才是最匹配状元的伴侣，而驸马，也该是适合他的顶衔……一整天下来，傅谦神魂颠倒，还在诧异间，狠下心拒绝了何叙君正午时的求见，但当她费尽心思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又心软了；想起往日的承诺，更令他烦躁不安，摇摆不定。

风从虎干脆代他答了。

“不论他肯不肯娶你，都不重要了；重要的是，你是皇上看上的人，就要入宫了。

让你来见傅状元是让你话别的，不是来谈情说爱的，娘娘，请记住你的身分。”不知为何，风从虎实在不想看他们这么亲密，何叙君谈起海誓山盟的模样，令他……难以忍受！

“叙君，你要入宫？”傅谦暂别心中挣扎，疑惑地问。

“谦哥哥！”何叙君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呜”一声，飞扑入傅谦怀抱，抽抽噎噎哭泣起来。肩负着重担，属于长女的沈稳全数褪下，在她的谦哥哥面前，她只是个小女人。

“怎么了？别哭别哭！”傅谦慌忙问道。

此举吓坏了两个男人。傅谦下意识又拍又哄，彷彿又回到何叙君熟悉的、在崎怜县共度的往日时光，更令她感到寻着了倚赖支柱。

但风从虎可不乐见这一幕。他也不知被什么搅弄得混乱了，不但周身怒气泛开，心中也浮起一阵莫名怪滋味。

总之，他讨厌这个叫傅谦的家伙！

“谦哥哥，皇上要逼我入宫，我们一起去求求皇上高抬贵手，好不好？还有皇后娘娘，她人不错，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，我们一起去求她，好不好？”何叙君仰起爬满泪水的小脸，充满希望地道。

“皇上不知道你我的婚约？”傅谦诧异道。

何叙君摇摇头。私订终身嘛！她才不愿四处宣扬。

傅谦思索着。要是这样，他就更不该说了，如果何叙君入宫，那么他和公主就更有机会了……风从虎打断他的妄想。

“傅状元，如果你肯退让，装作没有这桩婚约，相信皇上不会亏待了你。前程似锦的状元，若要让皇上知道了你和‘娘娘’有暧昧，对你的前途可就大有影响了。”话说完，反倒更助长了傅谦的妄想。

风从虎在一旁观察许久，见傅谦这人容色不定，言语也闪烁，面对何叙君除了吞吞吐吐，承诺也迟迟不肯出口，加上之前何叙君被拒于门外，风从虎心想，恐怕不是话没传到那么简单，所以便出言试探。

风从虎本不擅长威胁利诱，眼见何叙君伏在傅谦怀中，却莫名引起他一阵冲动，他便什么卑鄙话都说了。

搂搂抱抱像什么话！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何叙君果然稍稍离开了傅谦，怒气横生地回头质问风从虎。

“叙君，听我说。”傅谦温柔的声音拉回何叙君的汪注意力。“你先回家去，别让皇上知道咱们的婚事，皇上后宫多的是美人，一会儿就会将你忘了，等皇上忘得差不多了，到时我就可以迎你入门，你觉得这样如何？”“这样好吗？要等多久？”何叙君忧心地问道。

“你们当风某是木人还是泥像？”被忽视的风从虎冷冷插口：“风某奉皇上旨意送娘娘入宫，岂会任你们诡计得逞？”“这……”何叙君摇着傅谦，“你听到了？谦哥哥，非求皇上不可的。”求风从虎没用，他只忠于皇上。

“风将军都这么说了，既然是皇上的旨意，恐怕……”傅谦面有难色。

何叙君微怔，急道：“好歹也要试试啊！”“我看他连试都不想试。”风从虎冷笑：“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傅状元很识时务，似乎无意得罪皇上，你还是打消念头，等着入宫吧！”一方面看不惯傅谦别有居心，一方面又想毁去何叙君对傅谦的信任，风从虎于是狠狠撕去傅谦的伪善面具。虽然手段残酷了些，他说服自己，这是为了达成任务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像他看不惯两人搂搂抱抱……这是为了皇上！

何叙君自然不想理他。“你才不像风将军说的那样，对不对？”她扯着傅谦的衣袖撒娇。

碍于风从虎的灼人逼视，傅谦咳了咳，不自在地将手收至身后，避开她的碰触。

“我会再想想办法。”他不敢看她。

何叙君心中猛地一扯，笑容渐渐淡去。不会吧？谦哥哥的态度反常，她方才一直不是很愿意承认，但这闪烁其词的推诿样，不要是真的应了风将军的猜测——他无意开罪皇上，而宁愿眼睁睁见她入宫吧？为什么？是什么动摇了谦哥哥的意志？难道……何叙君放开傅谦的衣袖，凛然撤回方才的娇态。“听说当了状元，不乏王公大臣，或者皇亲国戚等，会招为女婿，甚至皇上也有几个公主妹妹呢！要是当了驸马，飞黄腾达，岂不快哉？”她搬出

文皇后的话，冷眼瞄向傅谦。

果真狠命击中了傅谦的要害，羞得他满面通红，不知所措。就连在一旁看戏的风从虎也敛去冷笑，站直了身子，为她的讥讽言语而震惊。

果然，何叙君比他所想象的要更清醒且聪明；但是，认清事实后，她免不了要伤心好一阵子了。

想到此，捺在风从虎心上的血唇牙印，又隐隐约约沁出红丝，为她而痛……反之，何叙君竟然笑了，笑得一脸凄凉且自嘲。

“我来不及成为你的糟糠妻，便要做下堂妇了？”“叙君，我……”傅谦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补偿。

“是不是？”她的声音渐渐小了。

“让我考虑考虑……”傅谦羞愧之余，承认是有攀龙附凤的意思，想要答应何叙君，又放不开眼前的荣华富贵，一念之差，就这么摇摆着、摇摆着……

“不必考虑了！”就连冷漠无情的风从虎也看不下去了，他拉起何叙君的手腕，“跟我回宫吧！皇上绝不会像他一样如此待你的，伺候皇上总比伺候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要好！既然皇上是真心待你，不如入宫去吧！”“叙君，让我考虑几天……”傅谦的声音诚恳，有点悔改的意思。

“不必了。”什么叫失望？这就是了！何叙君看也不看他，漠然道：“多少年的感情，多少年的海誓山盟，短短不到一个月便可以全盘动摇，我又怎能期望短短几天之内，你又会改变主意，真心回到我身边？就算你改变了主意，来日要是又后悔了，我岂不成了误你前途的障碍？”除非他当场向她悔过，马上不顾一切的娶她！

傅谦低下头，羞惭地无以复加，就是说不出立刻娶她的话，弄得何叙君冷到极点的心都要结冰了。

什么叫绝望？这就是了！

“罢了！风将军，我随你入宫。”何叙君低下头忍住泪水。

终于等到了这句话，风从虎却没有一点达成任务的如释重负感。他竟也为了何叙君的遭遇而心疼，忍不住想试着为她做些什么，挽回或补救，都好，只要减轻她的痛，同时也能减轻他的！

抛却一段多年的感情，对女人来说，也许是件难事吧？“傅状元，我暂时带她回去将军府，你慢慢考虑。要是决定娶她，你可以来将军府找人，然后至皇上跟前请求，皇上圣明，要是知道实情，相信不会夺人所爱。”风从虎纵然讨厌傅谦，但他还是试着给他一次机会，给何叙君一次疗伤的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疗伤的机会。

“谢谢你，风将军。”傅谦点头表示感激。

“你尽快决定。否则要是皇上先向风某开口要人，风某便要将她送入宫里去了。就看看是皇上还是你，跟她较有缘吧！”风从虎拉起不言不语的何叙君，牵引怔忡的她离开。

一路上，何叙君痴痴呆呆地任由风从虎领路。

他会来吗？要她等多久？他来了她该高兴吗？该答应吗？似乎，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不若想象中平坦，傅谦，也不若想象中可靠……何叙君的心思飘散在风中，杳然虚浮；而风从虚的心思，似乎也随着她而涣散了……

第四章

说来实在很丢脸！

厚颜无耻地在风从虎面前，演说了一堆关于青梅竹马的情爱，是如何根深柢固而无法动摇，不比皇上对她一时的迷恋云云，谁知道傅谦的态度，马上狠狠打了她一巴掌！

叙君，让我考虑几天……那面有难色的勉强样，何叙君想起来就心寒！用几天的时间，来考虑耗了十多年后所订下的婚约值不值？怎么考虑？问算命的抽签？何叙君好气也好笑，又好想哭。

十多年的感情，因短短一个月的暂别便宣告破裂，只为傅谦才刚成形的以锦前程？可笑她视若珍宝的情爱，自小到大一路捧着，从两小无猜的友谊，到携手白头的婚约，显然，她是高估了他们的海誓山盟。

她不是看不出傅谦萌芽甚早的野心。

兼善天下之前，必须有相当的地位与权势，好作为依恃后盾，才有机会一展身手，这是士人汲汲功名的原因。不过，当何叙君的父亲——也是傅谦的授业恩师——谆谆告诫他何谓“贫贱不能移”时，寒门出身的傅谦，却从不避讳他对权势还多了一些别的冀盼——荣华富贵——并矢言要与何叙君共享。

只是她没料到，傅谦对荣华富贵的渴望，竟大到可以牺牲他们的海誓山盟，好用以换取另一桩利益满满的裙带婚姻，来达成追求荣华富贵的目的！

是什么令他变了？当皇后娘娘笑说要以功名利禄加诸傅谦，使他有可能会攀龙附凤，娶世家千金时，她表面上求娘娘不要如此，私底下还是怀抱着信任，慌张也只是一瞬间而已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她那一时的慌张，还真是一时的清醒。

她认为，皇上一见钟情的迷恋太不可靠，而如今，青梅竹马的感情也同样易碎，试问，天下还有哪一种情爱是值得相信的？果其被风从虎料中了，男欢女爱，不过是镜花水月？或者如老一辈人认为，从洞房花烛起，再开始谈情说爱也不迟？风从虎陪在一旁从头看到尾，想必是暗笑在心里吧！

话说回来，说是对傅谦感到失望了，何叙君隐约还是期待着的，只不过，期待的过程中，还杂揉了以往没有过的心慌与恐惧，折磨历历。

虽然如此，投注了十多年的感情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复合希望，不安远超过欣喜，她还是等了！

一方面期待傅谦到来，一方面祈祷皇上别开口问风从虎要人，何叙君提醒自己别倾注太多期待，因为天常常不从人愿，否则她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她只有待在将军府中数日子，过一天是一天。

刚开始前三天，何叙君足不出户。将军府算是她暂时栖身的地方，她没有长住的打算，自然不关心这儿的人事物。三天过后，她感到闷了，盘算着也许该熟悉一下环境，运气不好的话，说不定要待上一段难以预料的时间。

将得失之心放下，走出自限的藩篱，何叙君不再婉拒将军府中人的探视与接近。

“听说，何姑娘是风将军的表妹是吗？”当雪肤碧眼的波斯女子柯玲友善地出现，何叙君惊艳之余，不忘掩饰诧异，以免失礼。这等异国佳丽，不是她一介崎怜县乡巴佬有幸见得着的。

“我是。”何叙君礼貌地点点头，示意来客坐下。

“听说你快出嫁了？恭喜你。”“谢谢。”何叙君谢的言不由衷。

风从虎煞费心思，为何叙君暂住将军府找了个借口。

在他的口中，何叙君成了他远房表妹。由于即将嫁人，嫁约又是京中显贵，小门户的表妹家人为了撑持门面，便托远房亲戚风将军代办嫁妆，由将军府中嫁出，也好提高这位寒门出身的新嫁娘的分量。

好啰唆的借口！

“原本以为又有女人来与我竞争呢！”柯玲甜笑，深刻的眼窝漾起浅浅笑纹，碧蓝眼珠散发着海水般的光芒。

“竞争？”何叙君呆问，跌入她湛蓝的魅惑中。

“呵，我喜欢风将军，很喜欢，知道他带回了女人，当然有点介意，幸亏你是他的表妹，又快要出嫁了，我知道后还高兴了一整天呢！”柯玲爽朗地将心事摊开来，美丽的蓝眼睛眨了眨，泛出一圈圈温柔的涟漪。“还好你要嫁的不是将军，不然我又多一个竞争对手了。”既然不是敌人，不如拉来当盟友，这是柯玲圆融的信念与无往不利的手段。

“你喜欢将军？”何叙君暗中咋舌。

“是啊！还好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如果是，你比明熙公主更具威胁力。”“威胁力？”风从虎对她一向敬而远之，甚至还认定她为迷惑圣主的红颜祸水，他没给她脸色看就不错，她哪敢威胁他？“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柯玲看出她的疑惑。“温柔婉约的女人，比起天之骄女明熙公主那咄咄逼人的态度，更能折服硬汉的铁石心肠。我怕的是这种威胁力。”何叙君会意，面色慌忙一红。

那就更不可能了！她现在可是皇上内定的女人，风从虎偶尔还是称呼她为娘娘，依他那忠君爱主的脾性，哪有可能为她所惑！

“和明熙公主又有什么关系？”何叙君只好转移这尴尬。

这是第二次耳闻这位公主之名。那回在宫里，皇上闻之色变，连忙将她送走，这明熙公主是三头六臂？“明熙公主和我的恩怨，说来可长了。”柯玲回想着，支起手肘打算长谈。“我们四姊妹是西戎进献给皇上的。先前在宫里，明熙公主不喜欢我们接近皇上，后来皇后娘娘将我们送给风将军，明熙公主又说不放心我们，时常上门来探视我们的状况。”“明熙公主也挺好心肠的。”何叙君插嘴。

“呵，刚开始我们姊妹们也没怀疑，后来才晓得，她其实是心仪风将军，来看我们根本是借口！幸亏风将军对她没意思，不然，我的希望就落空了。”嘎？一个公主，一个异国美人，同时倾心于风将军那莽夫？怨她愚昧眼拙，认定他为莽夫，因为实在看不出风将军有如此大的魅力。

“那么你是风将军的……”何叙君不敢乱猜。

“没有名分的姬妾，地位不会比侍女差多少，不过，或许我该庆幸，将军待我们像是客人，一视同仁。”就是一概不理睬！柯玲说来有些无奈。

好复杂！何叙君的结论。

“你是他的表妹，想必对他的习性很了解吧？”柯玲又兴致勃勃地问道。

“我？喔不！我们两家很少往来，表哥的习性我不清楚。”何叙君心虚道。

“真可惜。我还希望能从你这里得到一些指点呢！”柯玲叹息。

“指点？”“如何吸引风将军啊！”和中土女子说话，用词要文雅，所以柯玲不说勾引。

“嘎？”没听过女人会千方百计吸引男人的，异国女子果其不同。

柯玲忙安抚何叙君的惊讶。

“喔！我想，你们汉族女子大概无法想象女人主动吸引男人吧？你们只接受父母的安排，不能说爱谁就爱谁，更何况你已经订亲了，大约也对吸引男人不感兴趣吧？”“是……是啊！”何叙君不能不佩服风从虎的面面俱到。他为她打造的身分，有点亲戚关系，又将要出嫁了，也好免了府中的人的猜疑——将军未婚，带回一名女子总是惹人疑感的，反正她是真的过不久便要嫁人了，不会永远待在将军府。

只是不知将要嫁的是谁？又要等多久？何叙君赶忙从茫然中醒觉，应付着柯玲对她未婚夫的询问。何叙君吞吞吐吐，不知该拿傅谦来应付，还是该拿皇上来搪塞，支支吾吾地。

这一犹豫，可表示她已经渐渐不将傅谦当作此生非他不可的伴侣了？所以面对柯玲的询问，才会迟疑如此久？得失心轻了些，这是好现象吧！何叙君只能如此想了。

柯玲只当她害羞不愿多谈，没有怀疑什么。汉族女子多半这样，谈起婚事就害臊，她来到中土一段时间，也大概了解了。

她哪里晓得，何叙君身上，牵扯了皇帝与状元间的情爱竞逐？既被风从虎称为红颜祸水，被牵扯上的当然不只如此而已。当然柯玲不知道，何叙君自己更无从预料。

等待一个女人的开口，几时也成了武将的考验？比等着迎战蛰伏的敌人还难熬！

“娘娘有话请说。”风从虎淡淡催促。通常四下无人时，他还是会这么称呼何叙君，好提醒她别忘了身分。

顺便也提醒自己！

风从虎不情不愿地自内心深处，掘出了不欲人知的遐思——他不该为了皇上的女人而意乱情迷！就算她不是皇上的女人，也该是傅谦的！这女人早已与情郎私订终身，他再如何神魂颠倒也是一厢情愿。

别人喜欢她，他无话可说，然而他一向讨厌女人，尤其是她这类型的女人，就不该乱起情念，乱植情苗，那等于是自打嘴巴！风从虎将防卫的城池砌高，以冷漠武装自己。

何叙君绞扭着衣袖，蔚瑶着该如何开口。

“想问傅状元？还是问皇上？”风从虎干脆代她问了。

吓！他怎么知道？何叙君红了脸。

她不想让风从虎多作不必要的臆测，所以思忖着该先问谁，他倒先替她说了。

“你来见我，大约也只有这个原因。”风从虎嘲讽道：“皇上呢，后宫佳丽无数，一时之间，娘娘的失踪倒是无关紧要的，皇上似乎忘了这事；傅状元呢，这几日没见着他，想来是忙着应酬，也无暇顾及娘娘了。”“嗯。”何叙君低头，看不出情绪波动，风从虎却后悔了。

照理说，身为人臣，他该负责安抚她，就算皇上不提，他也该为皇上着想，尽量为皇上说些好话，何苦强调后宫佳丽无数，坚定她不欲入宫的决心？站在道义上，既然为傅谦和她留了条复合的后路，他更不该说傅谦的是非，该留给上天去决定的，他无权改变什么。那么他如此说，除了打击她，

还能有什么意义？风从虎陷入了自责。

“没消息就是好消息。”何叙君抬头，美眸澄净无波，“谢谢将军告知，没事了。”风从虎支吾一会儿，提议道：“那……要不要我去请傅状元来和你见个面？就算他还没决定，见个面也无妨吧！”他急于为方才失言作些补偿。

“不必了。说不定他正忙着计较哪家闺秀值得他娶，没空前来呢！”何叙君淡然一笑，挖苦傅谦，更挖苦自己。

“或者，出门去散散心？”他的声音听在自己耳里，谄媚得近乎讨好。

“这是邀请吗？将单日理万机，有空领路？”何叙君问得意兴阑珊。

“呃……”风从虎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他居然脸红了！

“或许明熙公主或柯玲姑娘，会更乐意接受将军的邀请呢！”何叙君漫不经心的语气，看似无意，却比任何利刃还尖锐，风从虎从极度愧疚中觉醒，吞下一缸子有口难言的苦汁，满腔满腹的狼狈！

她是无心的？刻意的？随口便将他藏于话中的安慰，刨出后加以扭曲，句句别有所指，直指他的心思，该不会她早已摸透了他的心思？风从虎汗涔涔地打个冷颤，见她昂首缓步而出，过门槛时不小心绊了一跤，吭也不吭一声，便闷哼着摇晃而去。

该死！比起她，他的狼狈又算什么？风从虎犹豫一下，便急起直追。

何叙君远去的身影似乎是漫无目的，盲目疾走一阵，最后终于伏倒在亭台石桌上，垮下的双肩因喘息而起伏着。

“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？”随后而来的风从虎低低道。

想道歉，又口拙得说不出来，只能故作不经意地巧遇于亭台。虽然难以解释何以相遇时机如此巧且快，根本就是跟在背后而来的，但风从虎已顾不得了。

“没有。”很确切的答案。

她的声音很平稳，但那颤抖的肩膀，又不知是喘息还是啜泣？风从虎的心，随着她颤动的肩膀，一阵阵抽紧，心上的血牙印，又沁出红珠。

“如果有，尽管说，不必客气。”他轻声道。

“有，或许……”何叙君头一仰，转过身来，面上的泪珠一点一滴，闪闪晶亮。

“你说。”风从虎凝视着她的泪光，仿佛见到他的心在泣血。何叙君漾起淡淡的微笑，朝他步步进逼。“现在没有个象样的胸膛可让我靠，将军你的，就借用一下吧！”清脆如风铃的声音，媚惑而带点邪意的笑容，加上未干的泪珠，全成了袭击铁汉最佳的武器，冰冻住风从虎全身的知觉。

他没听错吧？风从虎连问都来不及，何叙君已飞扑入怀，准确地占领他的胸膛。

高傲如她，除了心上人，几时将别的男人摆在心上？更别说投怀送抱了！偏偏这男人从见了她起，就没给过她好脸色，言辞羞辱更少不了，既认为她不忠于皇上，又硬要她伴在皇上身边，简直莫名其妙！

何叙君初始也不曾在乎过风从虎，受了气也就算了，但怒气堆栈到某个程度，她无处可泄，无人可诉苦，就显得这始作俑者格外可恨！

既然他指控她投怀送抱，那她就投怀送抱吧！看他是不是真的忠于皇上，言行一致？如果是则罢，顶多再受一次侮辱，反正也不多这一次！不是的话，就要他将说出口的话，统统吞回去！

何叙君两手圈住他的腰，面颊服贴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准备开口说些

什么，朱唇轻启刚要出声，背上传来的温热，软化了她嘴角的诡笑。

他的手掌正轻柔地抚上她的背！他在安慰她！

何叙君全身一化，像是抓住了有力的倚靠，委屈瞬间泛滥开，竟然假戏真作，呜呜啜泣起来。

“何姑娘……别哭……别哭……”他笨拙地不知该如何出言安慰，只是揪得心发疼，铁臂一圈，便将她纤细的身子紧紧拥住，用他的力量传达他的关怀。

两颗心贴在一起了！

这是他们距离最近的时刻。似乎以往的尖锐对立，都在这一刻随风而逝了。

可惜，泪有流尽的时候，脑子有清醒的时候。当她的委屈卸去，当他的愧疚得抚，借着彼此胸怀所得到的安慰，也曾随着清醒而后悔，后悔这得到安慰的过程。

他们在彼此的怀里！

意识到他们做了些什么，几乎是同一时刻，两个才互以为得到恒常温热怀抱的躯体，硬生生地尴尬分开，按着，身子便立刻尝到了凄冷的孤寂滋味。

“何……娘娘……我们不该……”风从虎铁打的面容泛起红潮。面对她，这是他敲醒自己的一贯伎俩。

娘娘？何叙君的惭愧，随着这声“娘娘”而消失得一乾二净，愤恨代之而起。

“原来你对我，也一样难以抗拒嘛！”她的声音甜酥，故意卖弄她无往不利的魅力。

忙着清醒的风从虎，正急于拔除心中愈益茁壮的情苗，何叙君的话助了他一臂之力，还顺便提供利刀一把，让他藉以斩草除根。

“贱人！”他气得口不择言。

亏他方才彻底栽在她的温柔里！竟是她故意勾引他，等他跳下陷阱，再狠狠嘲笑！

他太大意了！

“不会比你贱！连皇上的女人也敢碰！”何叙君不甘示弱。

“果真是红颜祸水！你不配侍奉皇上！”风从虎愤怒的指着她。

“那我配侍奉谁？你吗？”她斜瞄他。

“不要脸！”风从虎忍着冲动。他从没有打女人的习惯，这回，竟教他起了这个冲动！

“老早就被你这么认为，也不多这一回。”何叙君装模作样理理云鬓，随意打量四周。“还好没给人瞧见，否则，将军你一世英名，就被我这‘不要脸’的‘贱人’给毁了！”风从虎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双手紧握拳头，忍！

“敢禀将军，萧公子来了。”家丁的传报来得正是时候，适时中断他们的对峙。何叙君与风从虎相互别开头，让火爆的气氛尽量淡去。

“那，‘表哥’，‘小妹’我告退了。”何叙君有礼地一福，冷冷地回身，假装无事，一切如常。

但，这一纠缠，他与她，注定不可能无事了。

跨出大门，来到前厅，迎接何叙君的却是这样的场面“哎呀！你好讨厌！怎么可以偷亲人家啦！”娇嗲嗲的女声抱怨着，口音还有些奇怪，何叙君全身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痉挛。

“嘻嘻！明明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嘛！说好了交换条件，我只不过是动作快了点，哪里是偷亲？”这是个油腔滑调的陌生男子声音，清亮明朗，毫不忌讳。

何叙君眉头紧皱，不太习惯这种腔调的男声。

“总要等人家准备好啊！出其不意就算偷！”另一个女声嗔怨着。

“不告而取才算偷，显然你的汉语还不够好喔！”那男人嘻笑道。

汉语？是府里的波斯女子吗？那男人又是谁？将军府里哪来如此轻浮的男人？何叙君窘红着脸，在厅门前停下脚步，犹豫着该不该进去。

还是不打扰为妙，这场面显然是她这种乡巴佬不曾见识过的，京城的人真是特别的开放……何叙君按兵不动。

“那现在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我们姊妹问你的话，该老实回答了吧？”女人们不知在谈什么条件？“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！不过在我说之前呢，似乎有位客人也想听，只是不好意思进来，只好躲起来，我们是不是该先请客人进来，免得怠慢了贵客？”男人的声音拖拖拉拉，说到最后，何叙君被震得呆住，许久才想到要逃。但那男人的动作真快，他也不知几时“闪”出了厅门，毫无征兆地便“杵立”在何叙君身旁，一张靠近的大号脸孔，结结实实吓了她一跳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何叙君结结巴巴，忙往后退。

“这句话应该是我问的吧？美丽的姑娘，你又是谁？”那男人说着笑着，还步步靠近，逼得何叙君险些踩着自己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好无礼的男人！何叙君仓皇之间忘了斥骂他，只来得及退几步将他的面孔看个清楚——他一身落拓的土色长衫，穿著既没有皇上的华丽贵气，也没有风将军的威武凛然；他看起来似乎比两袖清风的傅谦更穷。

他的笑容，说不出的洒脱不羁，不是威严自信的笑，也不是斯文有礼的笑，但至少比风将军那从来都不笑的死板脸要好看得多！

他很英俊。只是，好看的外貌配上他那不加修饰的外貌，格外形成一种不和谐的美感，不会比头戴方巾、脚穿草鞋来得和谐，却比多数人模人样的体面男子还好看许多。

这是个什么样的奇怪男人？那男人大刺刺回视何叙君的打量，似乎很习惯被女人盯着瞧，不但不觉别扭，反倒有“欢迎观赏”的意思。

“萧公子，这位姑娘是风将军的表妹。你好啊！何姑娘。”在何叙君怔忡忘怀间，听见这是柯玲的声音。

随着声音，四名雪肤碧眼、身长鼻高的女子鱼贯走出，似乎是迫不及待想见见何叙君这位将军表妹，她们的脸上既是惊喜又是好奇。

她们显然便是方才与那男子打情骂俏的女人。四人？一时见到与柯玲同样肤色、发色及眼色的其它三名女子，何叙君还是惊得呆了。

“你好……”何叙君愣愣响应。

“你真是风从虎的表妹？”那男人说罢，左手支起右手肘，右手托起下巴，带着狐疑与研究的意味，一径绕着何叙君打转，转得何叙君浑身不自在，

警戒地左闪右躲，往那四名女子身边靠去。

“我是。”何叙君一副还没回神的模样。

“哦？我和他从小穿同一条裤子长大，怎没听说他有你这号漂亮的表妹？嘿！肯定这家伙是想留着自己当老婆，才不肯告诉我。这个小气巴拉的风家伙！”那男人叽叽咕咕，边绕边靠近何叙君。

何叙君往四名异国女子之间挤了进去，闪躲那言语不正经的男人。

她讨厌他！

“难怪那风家伙整天一副欲求不满的死样子，却硬是不肯胡来，这四个活色生香的美人都送到将军府了，他连碰都不肯碰。嘿！还以为他的情操比天高，志节比海深，原来不是不肯，而是不敢啊！哇哈哈！不过不敢总比不能好，我还替他担心呢！可怜，原来是小表妹未婚妻管死了，大将军有惧内症啦！”那男人极其愉快而放肆地大笑，就连那四名波斯女子也跟着呵呵笑起来。

“不是耶！萧公子，她确实是将军的表妹，却不是将军的未婚妻，不然我们姊姊可难过死了。”姊姊意指柯玲。波斯女子之一道。

“哎呀！那真是太好了！这么说来，你不是风家伙的未婚妻，那风家伙就有机会当本公子的大舅子了。虽然呢！叫那风家伙一声大舅子是吃亏了点，但是看在美人表妹的份上，我还是吃点亏好了。”那男人一脸垂涎，笑嘻嘻地直要靠近何叙君。“小生在下萧……”“萧北辰！你离她远点！”一声怒吼气冲斗牛，直穿云霄，震得大家耳朵嗡嗡响，可以绕梁三日了。

“哦喔！我未来的大舅子回来啦？”名唤萧北辰的男人脚步停下，张开双臂，亮出一脸做作的欢迎姿态。

“谁是你的大舅子？”风从虎满面嫌恶地拍开，怒瞪萧北辰。

“不要以为你不是姓‘大’，名‘舅子’，就可以逃过不当我大舅子的命运。”萧北辰的话引起诸女咯咯笑，甚至连何叙君都微露笑意，她开始觉得这男人并不可怕，反倒很可爱哩！看在他让风从虎一路吃瘪到底的模样，何叙君看萧北辰顺眼了点。

“我警告你！你在我这屋子里随便胡来我都算了，但唯独她，你可不能碰！”风从虎郑重警告。

“喔！你好狠的心！硬生生阻断我和风小表妹的姻缘路！”萧北辰娇声嗲气地竖起兰花指，“没关系！效法那张生，萧生我也圆个西厢梦！小表妹今晚等我喔！”说着还挤眉弄眼地，弄得诸女笑得更厉害了。

“她不姓风！同姓不婚，表兄妹当然不同姓，你有没有点脑子？”风从虎毫不客气。

奇怪的是，明明仍是轻浮得不得了，何叙君对萧北辰的反感却越来越低。因为她发觉，随着萧北辰越来越夸张的言行，风从虎有渐渐失控的倾向。那一脸灰土染上红色，真是人间奇观呢！

“你跟我来！”风从虎决定不跟这饶舌家伙耗下去，干脆一把揪住萧北辰手腕，直往里拉。

“放开我！风家伙！你这疯家伙！放开我——”可惜无人识得萧北辰话里的机关。

“先跟你把话说清楚，省得你胡来！”风从虎越想越觉得这才是睿智之举。

“小表妹！你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喔——”萧北辰人被揪着，还不忘屡屡回头召唤何叙君。

在诸女的目送下，风从虎也不让观众失望。他一掌紧压住萧北辰头顶，强迫他转过头，阻绝他卖弄风骚。

“哎哟喂呀——”萧北辰发出杀猪也似的哀嚎。

萧北辰没事吧？诸女虽觉有趣，还是很有良心地为他的脖子担心。

第五章

“你到底打算待多久？”风从虎恶狠狠地问。

“下逐客令啦？”萧北辰笑嘻嘻地答。

原以为萧北辰会像往常一样，来一会儿就滚蛋，所以风从虎没警告他不许招惹何叙君，谁晓得这回他连住好几天，还乐不思蜀呢！

府里上下，本来已和他熟识的丫鬟们，这下更是熟透了；连才刚认识的波斯女郎都和他打得火热；甚至，自那回冲突后便避不出门的何叙君，终于也教他见着了，这会不知又会生出多少是非！

这祸水红颜，又要多牵扯一个男人吗？“不许你碰她！”风从虎发出杀人的警告……“又是这一句。为什么？”萧北辰依旧嘻皮笑脸。“你藏个美人表妹在家里，自己不碰，也不许别人碰，这不公平嘛！大舅子。”他拍拍风从虚的背，以示安抚，却被一把推开。

“不要叫我大舅子！”难听死了！风从虎指萧北辰的鼻子，“她是有婚约的女人，就快嫁了，你别招惹她！”“有婚约？哎哟！那我可真是来迟一步了。”萧北辰一脸沮丧，扼腕道：“小表妹许了哪户人家啊？我瞧瞧去，要是人品太差，趁着未出嫁前，退掉还来得及，然后……”“别想！”风从虎喝住他昭然若揭的念头。“她许的人家不许你去招惹，否则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抽出腰间宝刀，对着萧北辰那张俊俏的万人迷面孔，亮晃晃比画着。

“喂喂喂！谋杀好兄弟，可不是好汉干的事！”萧北辰陪笑着拚命摇手，退了好几步，赶紧晓以大义。

“干脆画花你的脸，你这家伙就没脸去招惹女人了。”何叙君也可以少些被勾引的危险！风从虎越想越有理，以前怎么没想过用这招？“喂喂！等等等等！”那怎么行？天下女人会为了他萧大公子毁容，同声饮泣的。萧北辰小心翼翼将那把宝刀轻轻移开去，才斗胆道：“怪了，你平常不管我招惹多少女人，从来屁也不放一个，这回，我连小表妹的一根寒毛都还没碰……”他伸出一根食指，以表事态有多轻微，“一根寒毛都没！你就紧张得要拿刀砍我，有鬼！”像是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物似的，萧北辰眯着眼靠近风从虎。

“莫非，你……”风从虎还刀入鞘。

“她是皇上的女人，入了宫就是贵妃，不是你能动得起的！”说清楚，省得萧北辰多作臆测。

“你这话是说给我听呢？还是说给你自己听？”萧北辰不改吊儿郎当，话却像把暗箭，教风从虎招架得颇狼狈。

“废话！当然是说给你听！”风从虎咆哮，吼得萧北辰捂上耳朵。

“好嘛！好嘛！我知道了，她是皇上的女人嘛！身价非凡，镶金镀银的贵妃命。”萧北辰说得敷衍，风从虎却越听越不顺耳。

随即，萧北辰一反常态，脸色一整，声音肃杀。

“所以，狗皇帝想效法前任老狗皇帝，沉迷美色吗？亏我听说他是个有道明君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老老实实叫了他半年皇帝，这会儿他登基不过半年，听说和皇后相敬如宾，等样子作够了，也开始荒唐了？玩女人还玩到将军府来！”“住口！不许对皇上大不敬！”风从虎低吼。

萧北辰无谓地斜倚一旁，“你忠君爱国，你为朝廷效命，我不一样，我的皇上是天下苍生，黎民百姓，无阶级、无国界，都是我的皇上，偏就不是那个狗皇帝！大家各为其主，你无权规定我要对你的主子恭敬！”话说历任皇帝，只要被萧北辰发现素行不良，都会被他冠上“狗皇帝”的称呼，看来，连号称明君的阳廷煜也免不了。

萧北辰的嘻皮笑脸一整肃，气势强得骇人，风从虎不愿与他争论这永远达不到共识的问题。

“这点，我们从来没有谈拢过，也没必要谈拢。不过，何叙君你是绝不能碰的，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”风从虎语气淡化许多。

“好吧！既然你要当……”及时注意到风从虎又将变脸，萧北辰吞下那个“狗”字。

“当皇帝的大舅子，那就当吧！”“……这事可别传扬出去。”得到他的允诺，风从虎不但没有松口气，心情更加沉重。

萧北辰散漫地抓抓脸颊。

“好啊！不传就不传。不过喔！听说皇上后宫养的女人虽不如前皇来得多，但是，几十个总有吧！你真忍心你如花似玉的小表妹入宫去，跟那些女人争宠？就算争得了一时，也争不了一世，等小表妹老了，江山代有美人出，到那时，你教你的小表妹怎么办？坐在深宫叹迟暮？大表哥，你怎么忍心啊！”说到这儿，他感叹的拍拍风从虎的肩膀，这回没被拍开。

一阵刺痛，顺着心上的血牙印刻画着，刺惨了风从虎不欲深探的内心。他怎舍得！

萧北辰见打动了她，不慌不忙道：“所以啰！不如，还是当我的大舅子比较好，把小表妹嫁给我吧！”他涎着脸。

风从虎冷冷道：“她不是我表妹！那只是掩人耳目，所以我毋需为她打算什么，没什么忍不忍心的，你不必妄加揣测。”“哇！好狠啊你……”萧北辰往后弹跳一大步，“为了效忠一个皇帝，可以牺牲跟你毫无关系的无辜女人？将心比心，要是她真是你表妹，你不会肯的，你又不爱攀龙附凤！还是，小表妹自己想攀龙附凤？”他还是习惯叫她小表妹。

“你够了没？天下女人尽可为皇上所有，人臣无权过问。”只要皇上不沉迷，偶尔要几个女人，不算过分。

“哼哼！笑话！女人不是人吗？何苦来哉为男人甚至皇上牺牲？如果我是女人，我才不干！”萧北辰咕哝着。

既认定了效忠皇上，风从虎那死硬脾气就是转不了。萧北辰也不愿再夹缠下去，决定有空探探小表妹去。

“最近民间各地情形如何？”风从虎忽问。

“嘿！我还以为你不管民间疾苦呢！”收到风从虎利眼传来的杀机，萧北辰改口道：“还不错啦！民生状况比半年前有明显长进，除了几个大盗小贼扰事，不过，都被我抓得差不多了。”他轻描淡写数出几个受扰州县，至于花了他多少力气，外人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“师父他老人家好吗？”风从虎又问。

“好啊！好得很！辛苦教出来的徒弟，去效忠他最讨厌的皇帝，没被气死，还能活得好好的，真是了不起！嗯哼！”萧北辰夹枪带棍。

他俩从小由一世外高人收养，训练以武功、兵法、探取术（就是偷啦！）奇门遁甲，灌输以人饥己饥、人溺己溺的精神，要他们济弱扶倾，为弱勢的庶民尽力。但风从虎竟投身军旅，当了大将军，并未和萧北辰继承侠盗师父的衣钵，自然引来师父和师弟的不满。

“人各有志。”风从虎闷哼，换来萧北辰一副“我就知道”的表情。

风从虎认为，正本溯源之道，若能有个强势且英明的皇帝领头，比起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行侠仗义，更是百姓之福，所以他选择效忠朝廷。可惜前任皇帝才德平庸，风从虎着实失望了好一阵子，有离去之意；直到见到了太子，他仿佛看到皇朝的希望，才选择继续留下，盼了两年终于让他盼到新皇登基。直至今日，皇上半年来的表现，果真令他没有后悔。

他是个难得的好皇帝，他会誓死效忠！

即使是何叙君……也不能动摇他的意志！风从虎咬牙起誓。

“滚！”一声怒吼百冲云霄，无边无际的暗夜星空虽宽阔，一时间还吸收不了这声媲美雷神的咆哮，声响持续震动了将军府好一阵子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不一会儿，所有人已披上外衣，睡眼惺忪走出房门，朝左右探问。

“好象是将军的声音。”“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”不知谁这么说，大伙统统慌忙奔向风从虎房间，正好目睹柯玲抓着凌乱不整的衣衫，哭哭啼啼从将军的房间冲出，直奔而去，然后将将军房门“砰”一声关上。

此时此地此景……大家面面相觑，有了尴尬又暧昧的联想。

“我去看看柯玲姑娘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何叙君撇开不自在，第一个自告奋勇。

萧北辰拦住她，“我去好了，美人是最需要英雄安慰的。”他拍拍胸脯自荐。

“那就快去啊！”何叙君见他动也不动，忙催促着。

“你们、你们、你们，看什么看？”萧北辰对着旁观者东指西指，俨然像个主人。

“这儿有我跟何姑娘处置，你们下去吧！”他没忙着去追柯玲，反倒以主人身介，先轰走所有家丁奴仆。

处置？留下她做什么？何叙君疑惑着。

正自想着，萧北辰笑嘻嘻地以行动回答。“你呢，去看看大表哥发什么疯，你们是‘表兄妹’，容易说话嘛！”他边说边推何叙君入风从虎房里。

“萧公子……”“砰”一声，萧北辰火速关上门，不理睬何叙君拍门声，成功开溜去也。

倒霉的何叙君，不明不白地踏进敌阵，还没开口，敌人已展开攻击。

“谁？”“是我。”她镇定的转回身子。

风从虎停顿一会，才问：“你进来做什么？”“萧公子要我来问问将军生什么气？”何叙君僵着语气，背抵着门，纤指不安地覆着身后门板。

都怪萧北辰！就算是表兄妹，也不该夜半共处一室啊，尤其他们根本

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还曾有过不愉快的一小段……“哼！”一声闷哼自纱帐内传出，风从虎掀帐下床，套上靴子，点起才刚熄掉的油灯。

灯亮，微光竟然颇刺眼，刺眼地将眼前景物闪耀得炫惑非凡，震慑约两人，暗地同声惊呼，差点同时呼出声。

何叙君紧抓着外衫。似乎她不抓紧，就会立即松开来似的。匆忙间起床，散乱着一头秀发，随便披了件衣衫便冲出门了，哪里管得到修整外貌？等慌张一阵后才意识到失礼，灯下照得她一清二楚，模样一定很狼狈！

她更恼萧北辰了。

风从虎暗地深吸口气，别开头，也敷衍似的披上件外衫。

他没怎么在意他的模样有多失礼，当然更不知道何叙君早已无意中瞥着他敞开的胸膛，羞得满面通红，低下头去；他早早避开与她对视。

该死！她越是踰矩，越是放荡，他竟越是心旌动荡！

两人各自为这暧昧至极的气氛而战栗，深怕他们的距离不够远，让对方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“我没生什么气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风从虎终于开口。当务之急，先赶她出门，否则她那模样，他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事。他的声音平稳，何叙君心也稍稳。

“那，将军为什么大声咆哮？柯玲姑娘又为什么……”风从虎怒瞪她，阻止了她继续。

“这不关你事，你快回房去。”该死的女人，还不滚？“如果将军对柯玲姑娘做了什么，将军就应该负起责任……”方才那一幕，令何叙君不得不往坏的方向想去。

“闭嘴！”风从虎怒然喝住。

“你凭什么对我大吼大叫？”何叙君因气不过而回嘴。从他的表情中看自己，仿佛她惹人嫌恶讨人厌！

“该不会是你……”风从虎若有所思地挪动脚步，缓缓靠近门前的何叙君，一步步逼得她踉跄连连。

“什么？”她慌忙问。

“该不会是你授意的吧？”他咬牙切齿，死盯着那张惊慌花容。

灯影下，庞然躯体缓缓移动，逼得纤细身形步步为营，终于靠上了床边支柱。两人仅咫尺之遥，地上影子却已叠在一起，她像是被他吞没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何叙君捺着性子问。

“别装傻！那波斯女人进府里来，一直还算安分，好巧今晚却送上门来投怀送抱，我早该想到这是你最擅长的把戏！”风从虎面颊逼近，惊得何叙君连忙往旁一挪，不巧背后一空，便往后跌坐床上。

“你不要含血喷人！”何叙君又惊又怕。

“不然，你何以提到要我负责？不就是希望她送上门来，献身予我，要我负卖任吗？”风从虎一笑，笑得邪恶。“而今她不成功，你便要亲自上场了？”“她……献身？”何叙君头皮发麻。这字眼光用说的就令人脸红，那波斯女子又是何等大胆？“是啊！毕竟还是你熟练得多！就像现在，想逃却不冲出门，反往我床上跳，那波斯女若要学得你三分，也许今晚就成事了呢！”风从虎不苟言笑的面容，一笑起来，竟是魅惑得邪气且可恨！

何叙君一把拍开他逗弄她下巴的无礼毛手。

“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往我身上扯！我是萧公子推进来问候你的，不是我自己愿意送上门的！”言下之意，教他少自作多情。

同叙君气呼呼地别过头，同剩一边红滟滟的面颊侧对他，朱唇也因微侧而显得更小巧玲珑；长翘的眼睫翻折向上，翘得一清二楚；挺立的鼻子弧形优美，阻挡另一边的脸庞，引人心生想扳转过一探全脸的欲望。

这张脸，竟比面对面还要更吸引他！风从虎暗中呻吟。

亲眼见她梦碎肠断，他确定她对情夫是真有情，不过，也许该庆幸她“调适”得很好，这么快便忘了她以前的男人，专挑他的怀里和床上跳！

来日入宫，可能她又会忘了这一切，愉快地投向皇上的怀抱吧？尽管这是他原本乐见的，风从虎还是为此隐约感到不快，为了自己即将被忘怀。

他咬着牙，生自己的气。明知她不是个忠贞女子，他还是为了眼前的她，一身柔弱无骨般畏缩地坐倒他的床上，而感到热血沸腾！该死！

他怪自己，不再怪她。

“欲迎还拒的态度，不愧为媚功之最高段……”风从虎伸手抚向她的脸颊，喃喃自语，语气痴迷、赞叹且无奈，似是投降的无奈。

抚在她脸颊上的手，按着将她的脸扳回与他面对面。何叙君呆呆地任他抚着、抚着，竟忘了如同方才一般拍开他的手。

字句鄙夷，语气却听不出鄙夷，她为他话中的无奈而困惑住。

“我没有魅惑任何人……”何叙君喃喃响应，下意识从困惑中逸出声明，不是很郑重的语气。

“我知道，不是你的错。”风从虎声音瘡痍。

色不迷人自迷，是他错！是每一个定力不够的男人的错！指责她，还不如指责自己。

望向她蜷曲着的娇小身形，风从虎起了怜爱之心。他动情地将抚着她颊上的手往旁移离，轻缓地拍起她鬓边秀发，长长的一小绺，勾至鼻下，闲着、吻着，享受每分每寸的清香，如丝如缎的柔软。他忘情地逆而向上，直至逼近了发根，逼近她不知几时已羞红的面颊，他被迫停止。

“将军……”何叙君勉强发出微弱声音。

她在召唤他！

风从虎再无任何理智去管魅惑还是勾引，满腔情火早已燎原，她微如春风的瓔声呢喃，这么一次吐，更助长了火势。他忍不住铁臂一勾，勾起她的腰肢往怀里带，紧紧与他身子贴合相嵌，另一手环上一扣，便钉死了她。

最后，撷下她出声召唤她的樱唇。

揉吮摩掌，初轻柔，后强硬。何叙君视线逐渐模糊，终于坠进忘我的黑暗中，迎入他挑弄的舌，柔顺地依着他牵引，往后躺倒被褥中。

唇舌亲昵间，光压制着她的娇躯似嫌不够，待她喉头逸出喘吟声，他伸手便罩上她颤抖起伏着的酥胸，热掌烫醒了她！

何叙君猛一睁眼，意识到他们如今正在做什么，忙一撇头，躲开他的吻。

“放开我！”口得空，她身躯挣扎着，又羞又急。

风从虚的理智被她唤回，及时抽身砸开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楞住了。

他是怎么了？身上的压制一放松，何叙君低头拾起落于床上的外衫，跳下床穿上，颤抖着手扣上扣子，不敢相信她差点与他犯下滔天大罪来！

“对不起！这回是我不对……”风从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抗拒不了她的魅力，是他的不对，怪不得她是红颜祸水。

“我也有不对的地方……”醉倒在他的挑逗中！何叙君连连向后退，一

只小手挡在身前，“只要你别过来……别过来就没事了……”她喘着，抗拒他的靠近。

那一脸警戒与不成调的语气，更令风从虎感到羞惭与后悔。

“别怕，我不会再碰你一根寒毛的。”他试着安抚，安抚两人。

响应他的是“砰”一声，何叙君踢到茶几脚，痛得栽倒一旁，又是在风从虎及时接应下，落入他的怀抱。

才说着，马上就食言了，他又碰了她不知多少根寒毛呢！虽然不是故意的。

“放开我！”何叙君如惊弓之鸟，痛得身躯弯下，眉头紧皱。

风从虎这回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，当然察觉了她的不适。他扶她坐下，不顾她的抗拒，伸手便去撩她素裙。

“你扭伤了。”他宣布，然后小心翼翼为她揉推瘀血，为她上药。

何叙君挣扎无效，压抑着羞涩与恐慌，低头由着他动手。

从她的角度居高临下，风从虎蹲在她脚边，灯火映着他身上衣衫凌乱，露出大半纠结胸肌，他手上抓的是她的左足踝……她撇过头，拭去额上的汗，挥去心中又闪过的荒谬绮思。方才那撩人的迷离情热，又来了……噢！不能去想！

“为什么只要靠近你，我就特别容易扭伤？”她找着话题，转移注意。

“嗯？你几时还扭过脚？”他手上正忙，心里纳闷。

“上回在金雀宫里，我‘第一次’投怀送抱的时候。将军贵人多忘事！”何叙君轻撅嘴，说得有些赌气成分。

“喔。”是有这个印象，也是扭了脚？哦？就这样？何叙君正要发怒，责问他为何连个道歉都不给，就指控她投怀送抱，接触到他全神贯注的脸，正专注料理她的伤，似乎不是很注意她说的话，她的唇翘得更高了，又不悦地想埋怨个几句。

“好了。”他低沉的声音敲醒她，庞然身躯站起。

何叙君微张着口。她刚才想干什么？撒娇吗？对他？不知不觉露出情郎才得以见着的娇媚，何叙君全身冷汗直冒。

天啊！她对他撒娇？她竟对他撒娇？羞耻心击得她连正眼瞧他的勇气都没有，双颊燥热地低下头。唯一稍堪安慰的是，他瞧也没瞧她，应该没注意到，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？“我送你回去。”风从虎平板的声音，丝毫没有异样。

“不必了，让人看见不好。”何叙君不安地避开他的目光。

“你这样不好走路，起码要休息个两三天。”不顾她的惊呼，风从虎已将她腾空抱起。

“将军……”肌肤二度相触，何叙君颊红似火。

“放心，这个时候，没有人是醒着的，除非是夜贼。”他不敢看她。

说到这儿，风从虎心里起了毛。夜贼，府里正有个夜贼——萧北辰——他应该已经睡了吧？还是出去作案了？撇去杂念，他将她抱回房。两人乱调的心跳隐藏在风从虎移动的脚步中，被身躯的摇晃所掩盖，感受不到。

至于方才失控的那一段，两人始终不敢再提起，连开口都不敢。

一直到风从虎离去，何叙君还不敢相信方才发生过什么事。

他勾引她！她被他勾引了！

口口声声称她是红颜祸水，说她勾引男人，其实，真正勾引人的是他！

即使风从虎不在身边，何叙君依然羞窘得钻进被窝里，不敢探出头来。

太丢脸了！她竟会因为他喃喃迷茫的声音而困愕住，由着他粗糙的手掌摩擦她的脸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嗅着她的头发，一分一寸，发丝竟然起了知觉，传来的热跟着染遍全身，像是吻在她的身上！

何叙君难以抑制遐想，一闭上眼，仿佛又回到那一刻，重温恶梦……还是绮梦？这是什么感觉？她情窦已开，不是不知情事，只是，她和傅谦走得平平稳稳，不会越矩，吻是他们的极限，她偶尔有些害羞，有些欢喜，但依偎在他的怀里只觉温暖与安稳，还不至于感到慌乱，今天，这又是什么感觉？风从虎竟能透过发丝，将一丝丝危险往她身上缠，将一丝丝情火往她身上传，令她忘我，任他为所欲为！她懊恼呻吟。

她从不知道自己的身子能热成这样，心能跳成这样，这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情欲？！她惊得睁开眼。

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？他们之间不会有情，更不可能有欲，今日引燃了禁忌，竟差点一发不可收拾。难道说，真教他料中了，她是个祸水，是个贪图一时欢快的女人？她甩甩头。

不可能！不可以！

他们之间还有傅谦，还有皇上在，她便是他碰不得的女人……提到傅谦，才忆起多久没想过他！提到皇上，那更是想都不必去想。

原来，她的心，早就偷偷变了？在傅谦变了之后，她也跟着变了？何叙君打个寒颤，不知该怪傅谦还是自己。

第六章

直至踏出了宫门，风从虎依然浑浑噩噩，不敢相信他竟对皇上说了谎，犯下欺君之罪。

原以为就像他所说的，皇上后宫佳丽无数，已淡忘了何叙君，但今日皇上突然兴匆匆问起何叙君的下落，那兴味盎然的执着模样，令他一时闪了神。

照理说，傅谦算是慢了皇上一步，何叙君从此便归皇上，风从虎就该老老实实报上她的下落；但面对皇上的殷殷垂问，他一念之间违背了承诺，竟脱口说道尚未有何叙君的消息！

欺君重罪，无论治不治罪，都不该是忠臣应犯的。积压了满腔自责，风从虎悔恨不已，只好为自己强寻借口。

一说是想再给傅谦一次机会，又道是不忍见何叙君入宫，下回，下回皇上再问起，他便要照实回答……借口！果真是借口！

不想她入宫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啊！

风从虎咬牙切齿，怀着满腔嫌恶一路回府。在听了萧北辰的自白后，无处可去的怒气火上加油，蓄势待发。

“是你？原来是你？”由风从虎双眼所冒的火焰，约略可见端倪——要

是这一爆，会酿成将军府内多大的灾难？萧北辰陪笑道：“开玩笑嘛！她们跑来问我，问勾引……呃不！问吸引大将军你的妙计好招，又送了我好些香吻……”瞧他那一脸陶醉！“这个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当然不忍心让她们失望，只好告诉她们，将军对女人没兴趣，除非被人霸王硬上弓……”一承认是煽动柯玲夜闯将军房间的元凶后，萧北辰的衣领瞬间被高高掀起。

“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！”风从虎咬牙。

“反正人家姑娘已经被你赶出门，大将军贞操未损，就别生气了嘛！”萧北辰拍拍他。他后来也去郑重道了歉，更挨了何叙君一顿好骂。

风从虎拍开他示好的手。“那你又为什么把何姑娘推进我房里来？”“这样不好吗？小表妹善解人意，温柔体贴，给大将军你降降火啊！”萧北辰涎着脸笑道。

风从虎瞪眼，“你明知她不是我表妹！就算是，孤男寡女岂能深夜共处一室？你该为她的名节着想。”“欸，你这人真迂腐！明人不欺暗室，这个做人嘛！要光明磊落，还怕对不起良心吗？”这话由他萧北辰说起来，格外没有说服力。

风从虎放开他，将一肚子气闷压住。

“不过呢！有一种时候，做人就不能光明磊落了。”萧北辰贼兮兮地笑着凑近他，“男女晚上‘做人’，当然不能光明磊落……”接下来的话，在风从虎的利眼杀机瞪视下吞了回去，可惜才安分半晌，萧北辰又不知死活地靠上来。

“怎么样怎么样？没听到你轰她出来，大表哥跟小表妹是不是已经做……”“砰”一声，风从虎赏了他一拳。

何叙君白送上门受辱了！风从虎的自责再加上一层，挟着风暴拂袖而去。

那艳若桃李的女子，丰腴的身躯婀娜多姿，眉目还带着少女的稚气，却一脸虎视眈眈，不晓得自己艳色因而减了几分，教人惋惜。

不过，何叙君只能躲着她的逼视，暗暗扭着袖角，忐忑地应付她咄咄逼人的问话。

“明……明熙公主……”何叙君呐呐喊了那艳丽女子。

确定了何叙君不是敌人，容色也远不如自己，完全没有威胁力，明熙公主卸下逼视，讨好地笑着。“何姑娘，听说你是风将军的表妹？”好熟悉的问句。何叙君暗忖，上回是柯玲问的，又听说明熙公主也爱慕风将军……

“是的。”她道。

“将军很疼你吧？不但关照你的婚事，还为你办嫁妆，哪像对我……”明熙公主跟着叨叨絮絮，说了一堆关于风从虎如何的冷漠待人，显然对于何叙君所得的待遇，满心是羡慕。

“表哥的恩情，叙君不会忘。”何叙君只能这么说。

“恩情……”明熙公主若有所思，“如果我也能欠他点恩情，或者让他欠我点恩情，那就好办了。”大可名正言顺地找借口报恩或索讨人情，进而黏上他。

“嗯？”这话就教人意外且难懂了。

“没什么。”明熙公主忙转移话题，“毕竟是表妹，才能得他照顾，我也想当他的表妹。”“只想当表妹？”何叙君微笑。

“当然不！”明熙公主大叫，随即低头道：“近水楼台嘛！机会比较大……”
“能得公主的垂青，表哥想必十分欢喜吧？”何叙君挑明了。

“哼！”明熙公主嘟起红艳朱唇，“他根本不理我！一定是那些妖娆的波斯女人迷住了他！早就告诉过皇嫂，不要将她们送给风将军，现在好了，风将军迷上了她们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她懊恼着。

何叙君的微笑顿了顿，心却放宽了几分。公主并不得风将军青睐？“公主，您确定表哥是迷上了府里的波斯女子？”“怎么不是？每回我见了那四个狐狸精就骂，她们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炫耀将军多宠她们，番邦女人真是好不知羞！”明熙公主恶狠狠地骂道。

是吗？似乎和她亲眼所见并不相符呢！何叙君心里猜测，大概明熙公主的态度令人反感，才惹来她们的欺骗吧！波斯女子在府中并不得意，将军对她们也不是特别的好……想起含泪奔出风从虎房门的柯玲，何叙君不免有些同情。那晚过后，她上门去安慰了柯玲，婉转劝了她几句，说道中土民风保守，将军尤其讨厌送上门的女人，并不是针对她，柯玲晓得被萧北辰耍了，心里才稍稍释怀了些。

当然何叙君不敢告诉柯玲，她也受了萧北辰的陷害，还吃了不小的亏。

明熙公主说了半天，何叙君只是静静听着，魂游天外，不帮腔也不响应，却深得公主的心。

“你真好，都肯听我说话，也不嫌烦。我在宫里，没人同我说说知心话，那些奴才只会‘是是是’，皇兄皇嫂只会劝我别孩子气，母后更过分，根本当我是个孩子，都没人像你一样，既不拍马屁，也不会只顾教训我，更不会看不起我……”明熙公主握住何叙君的手，“越看越觉得你人好，不愧是风将军的表妹，能和他沾上血缘关系，难怪让人喜欢！”嘎？七牵八扯，她讨人喜欢只是沾了风从虎的光？“谢谢公主厚爱。”何叙君无奈地忍笑。

“如果，能和你沾上点姻亲关系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明熙公主天真的明眸，带了明显暗示。

何叙君暗叹，不愧是宫廷中人，即使明熙公主年纪不大，性子天真，毕竟还是懂得些手段，懂得拉拢她。可惜她和风从虎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他不会有一丁点影响力，明熙公主弄错对象了。

“公主若有中意对象，是否该请皇上作主？”何叙君提醒她。

“说过了，皇兄帮忙的意愿不大，好象我很惹人厌似的。只要确定风将军对我有意，皇兄才有可能同意吧！”明熙公主可怜兮兮道。

那就没办法了，怨她无能为力。何叙君压抑着不怎么愧疚的愧疚。

明熙公主见她一脸同情，还想加油添醋一番，哄何叙君帮帮她的忙，说些好话，可惜被门外的程咬金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何姑娘，将军找你呢！在书房。”门边的萧北辰朝书房方向指了指。

将军找她？何叙君半信半疑。有前车之鉴，萧北辰的信用不好，不会是又来耍弄她吧？自那夜后，风从虎躲她都不及，更遑论找她，怎么可能！

“不相信？说不定是要跟你谈嫁妆的事，又说不定要你改嫁别人……”萧北辰若有所思地瞧她一眼，笑得莫测高深。“我不知道，我随便猜猜。”何叙君念头一动，眸光闪烁着，道了声谢离开。

该不会是傅谦出现了？如果是，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何以她心若古井无波？那萧北辰又知道了什么？风从虎可有对他说过些什么？

没人。两边都没人。

萧北辰的信用再记上烂帐一笔！

不但书房没人，何叙君悻悻然回到偏厅去找萧北辰算帐时，偏厅也没人，就连明熙公主也不见了，才一眨眼工夫呢！他们是跑哪儿去了？“你找我？”背后熟悉的低沉声音，震得何叙君回头，戒备地迎上来人。

“没有啊！”何叙君反问：“不是你找我？”“谁说的？”风从虎眯起眼。

“那又是谁说我找你？”何叙君圆睁着眼。

拗口地问来问去，两人对视着，刺探对方所言的真赏程度，突然心中灵机一动，元凶呼之欲出。

“萧北辰这个混蛋！”风从虎率先骂道。

“他又耍我！”何叙君也皱眉。

两人异口同声地指责萧北辰，对看半晌，心里也觉得好笑，不禁“噗哧”同声笑出。

何叙君抿着唇，美目带着笑意，对上他淡淡的笑脸，她腼腆地别过头去掩袖遮口，满心如击鼓响雷。

那张镂刻得刚硬的面孔，原来也能笑得这样好看！何叙君心动之余，贪看风从虚的笑容，忍不住又悄悄侧回头去，好巧教他抓个正着，忙又低下头避开，自然没看见风从虎盛满倾心的暖暖笑眼，正是心的城池不设防的一刻。

“我去找萧公子问问。”何叙君忙转移尴尬，举步要走。

“等等。”风从虎抓住她的手腕。

几天来，虽然想尽办法躲她，又有谁料到他数个夜里醒着睡着，都是眼前这个窈窕的身影？既然教萧北辰设计了，有这个机会碰上，风从虎可舍不得错过。

“将军？”何叙君看看手腕，示意他松手，可惜风从虎无动于衷。

“我在想，也许不该辜负他的好意。”更何况四周围没人，真是大好时机。风从虎低声道：“你的脚伤好了吗？”何叙君低着的头点了点，感受到他的灼热目光似乎穿透了罗裙，直视她的足踝，不禁令她全身燥热，羞红了脸。

风从虎很想掀起她的裙子瞧瞧，又怕吓坏了她。掀姑娘的裙子瞧，虽说是检视伤口，也得顾及姑娘家的心理，既然她说伤好了，就不该乱碰人家。

“将军？”何叙君不安地又示意他松手，风从虎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开。她的手腕细腻柔嫩，触手处软若无骨，那触碰感一直停留不去，在他的指尖徘徊。

寂静容易泄漏心事！

两人绞尽脑汁，试着装作无事，找些话来打发寂静。

“皇上他……曾经问起你的下落。”风从虎随口一提。

何叙君急忙抬头，恐慌的脸色让风从虎庆幸自己瞒了过去。

“我说，还没找着你。”他试着安抚她。

“你……欺君？”何叙君不但没松口气，反倒一脸惊愕。风从虎如此忠

心的将臣，竟为她犯了欺君之罪！这……难抑一股迷离梦幻般的臆测，涌上心头——他为了她，肯犯欺君之罪？“我想，傅状元可能还需要多一点时间。”风从虎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。

她为自己的一厢情愿感到难堪。何叙君淡淡道：“谢谢将军。其实，不必等他了，下次若皇上再问起，将军就照实说吧！欺君之罪不是好玩的。”想得到她一丝感激，奈何仅是淡淡一声谢，却不是欣喜若狂，风从虎不禁有些失望。

他想看她的笑容啊！

“我也正有此意。”风从虎淡淡道。

想得他一丝在意，奈何仅是淡淡一句话，却非依依不舍，何叙君不禁有些失望。她想看他不在意的表情啊！

“那么，随皇上高兴，将军几时送我入宫都可以。”何叙君赌气道。

她这么想入宫？他想。

他就这么乐见她入宫？她想。

偏厅弥漫着两人的失意与挫败感，起自于心悬对方的反应，却得不到想要的反应。

风从虎不喜奢华，因之将军府格局不大，小小的偏厅充塞着失落，显得格外狭窄。

风从虎不禁怪起自己的俭啬，恨偏厅不够宽广，以至于心思腾空乱飘纵，恐教眼前人轻易掬了去。

正当寂静再度诱使他们更进一步泄漏心事时，那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露了行藏，自动送上门讨打，顿时将寂静逼退到九天之外。

“咻”一声，一袭粉嫩橘黄从天落下，伴着“啊”一声尖叫，“砰”地落地后，哀声连连不绝。

明熙公主？风从虎和何叙君怔住当场，正奇怪她何以从天而降，那过街老鼠萧北辰此时也翩然落地，脸上满是疼惜与不忍。

两人抬头往上瞧，目测那高度。这萧北辰躲在梁上做什么？“你没事吧？”萧北辰一脸讨好地欲扶起明熙公主，却被她一手拍开，头也不回地起身就往外奔去，依稀还能听到几声细微的啜泣。

两人正要问怎么回事，萧北辰阻住了他们，示意他去就行，然后大步去追人。

那气氛……“公主不晓得出出了什么事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听说，她很仰慕将军。”何叙君一开口就后悔了，原是没话找话随口说，听起来却像充满醋酸味，指望他可别听出来……风从虎不愿多做揣测，只皱眉道：“我没听她说。”只见明熙公主直接行动就是。

“我听说了，将军难道……不动心吗？”见他似乎没反应，何叙君进一步试探。

风从虎略带诧异地面对她微窘的面容，死板的脑子意外地配了灵敏的鼻子，将那醋酸味闻得更清楚，入鼻尽是香甜，真想掬来尝一口。

她吃醋了！嘿！

头一回他不敢妄想，第二回可就不是假的了。

风从虎似笑非笑的表情，难掩几分意气风发，何叙君却看也不敢看，只懊恼地闭上口，任凭他再怎么起话题，硬装没听见。

怪了，她正要怪自己多话失言，反倒他突然多话起来？ 也不知

那日两人何以挂在梁上，又先后“掉”下来，两人绝口不提，明熙公主却自此斗上了萧北辰，时常偷溜出宫来到将军府。不是为了见风从虎，而是找萧北辰斗法。

奇怪的是，萧北辰也不避开，常自告奋勇要为风从虎挡那桃花劫，的确让风从虎清静了些。

萧北辰这人讨厌是讨厌，但有他在，除了挡那明熙公主的作用外，风从虎倒也不再刻意避开何叙君。正好这家伙有本事喧宾夺主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往他身上揽，沉闷的将军府确实因而多了些热闹生气。

正巧，何叙君也这么以为，所以请北辰成了两人间的缓冲桥梁，有他在场，两人才不会手足无措地避开去。

“小表妹整天闷在家里，不太好哩！趁着出嫁前，应该多出去走走，不然等嫁了后，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，闷也闷死了。”身为桥梁的萧北辰，更是努力扮演桥梁的角色。

“看看你们，一个本来就闷，一个关在闷的地方，越关起闷，整天对着你们两个闷葫芦，我也越来越闷了，无聊啊——”萧北辰仰天长啸。夹缠了许久，终于要到了糖吃——大表哥肯放人了。

于是他们选了个晴朗的日子，一行三人，前呼后拥出门去。

走在京城路上，同叙君左右被两个男人护得紧，京城治安也良好，倒没有闲杂人等想来靠近她，只是，人多的视线自四面八方而来，悄悄往何叙君身上瞟，风从虎那杀人的目光频频扫射，忙于清除障碍，自然脸色不好看。

“笑一个啦！别紧绷着一张脸，有咱们俩牛头马面护着左右，小表妹不会出事的，对不对？”萧北辰哄着风从虎，还示意何叙君帮个腔。

“那么你是牛头，还是马面？”何叙君淡淡一笑，眼角余光偷瞄了风从虎，然后别开脸，将视线隐藏于人群中。

京里的确热闹。之前她忙着躲避追踪，根本没有闲情逸致松懈精神玩乐，闷在将军府里则是整天胡思乱想……何叙君甩甩头。

萧北辰搔搔头。“唔，我长这么俊，不像牛也不像马，不过，马勉强比牛好看一点，我就当马面好了。”言下之意，风从虎就成了牛头了。两人不约而同扭头去看风从虎——的头，有默契地抿嘴偷笑，笑得风从虎悄悄也伸手摸摸面颊。

生平首次，风从虎对自己的面貌起了疑心与不安。

这一动作，让有心结的两人一扫心胸几日来的压抑，轻松了不少。

“咦？那是什么？”何叙君说着，挤进一堆看热闹的人之间，朝那贴在墙上的公告探头探脑。

“缉拿黑衣大盗，悬赏黄金千两……那是什么？”何叙君喃喃自问。

“姑娘你是外地来的吧？”一个年轻男人热心道：“这黑衣侠盗大名鼎鼎，听说作案已经二十多年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没一个地方少过他的侠踪。朝廷官府是叫他大盗，市井百姓可都尊称他一声侠盗，此人专门劫富济贫，甚至也抓匪徒宵小，百姓是敬他爱他，官府和绿林则恨他恨得要死。这回赏黄金千两，除了官府和绿林有兴趣，咱们百姓可是不会插手的，因为大家还巴望着他继续作案呢！”男人面对气韵柔婉温暖的何叙君，起了亲近之心，话滔滔不绝。

“这图像还蒙着面，连容貌都看不清，怎么抓？”何叙君看着告示。

男人道：“这就没办法啦！二十多年了，就是没人见过黑衣侠盗，见过

的也没看过他的脸，当然他年纪容貌，至今也没人知道，只好画张蒙面图，烂芋充数意思意思喽！”何叙君看了告示一会，说声谢准备离开，男人不舍地留她。

“姑娘从哪儿来的？何以连黑衣侠盗都没听过？”他大有结识的意图。

崎怜县民风纯朴，倒没有欺压良民的贪官污吏，也没有仗势欺人的富户土豪，因之不得黑衣侠盗的眷顾，何叙君自然没听说过此人。

“我……”“想知道黑衣侠盗的所有故事，来问我比较快。”萧北辰凑上前来，笑嘻嘻的俊脸当场将那搭讪的男人比了下去。

“看够了，可以走了吧？”冷冰冰的风从虎交叠着手，傲然立于一旁，犀利的目光充满敌意，当场将那男人砍了十七、八刀。

痛啊！原来是名花有主，只是不知是属于哪个男人？那男人左右看了看护在何叙君身旁的“牛头马面”，识趣地离开。

萧北辰还算温和，风从虚的脸色就火爆多了。然而，当事人何叙君倒是一点也不介意。在崎怜县内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人人都算和气！同那男人多说几句话，其实不算什么，只是风从虎紧张的模样，让何叙君小小有些欣喜。

“你知道黑衣侠盗所有的故事？”何叙君沿路上问道。

“对啊！因为我就是黑衣侠盗。”萧北辰面有得意之色。

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。舍叙君当他开玩笑，不怎么相信，还窃笑地瞟了他一眼，怪他唬弄她。

萧北辰的气质亲切和煦，一张俊脸永远笑意盈然，人人乐于亲近，何叙君不知不觉地和他多说了几句，只是落在有心人的眼里，不免歪曲了两人的交情。

在大街上娇娆地对着男人使媚，她还真不吝惜将她的美丽赐予旁人欣赏！风从虎被冷落一旁，颇不是滋味。

既然是自愿疏离何叙君，其实他并没有资格去管何叙君与谁亲近，更何况她亲近的还是自己的好兄弟，风从虎只好将心头的不悦，硬归于不乐见皇上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勾搭。

都快忘了她是皇上想要的女人呢！

“你这个大盗夜贼，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路上，难道不怕被官府抓去？”何叙君取笑着，言下之意还是不相信。

“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！”萧北辰说的煞有其事。

风从虎忍不住插口：“你不是已经半年不在京城作案，怎么京城又开始贴抓你的告示？”啊？此话一说，似乎是印证萧北辰真是个大盗？何叙君睁着眼。

萧北辰解释道：“嗯，以前是逛皇宫大内，顺手摸他皇帝老子几样玩意，看看他的妃嫔漂不漂亮，好玩而已。后来见新皇帝人还不错，就不逛皇宫，也不偷看他的女人了。

这新皇帝一后五嫔，连个妃都没有，只有个文皇后还不错，我挺欣赏的。不过呢，最近听说那皇帝终于忍不住，也要开始荒唐了……”话说到这儿，萧北辰瞧瞧何叙君，改口道：“最近我又瞧那棣王爷不顺眼，所以昨晚就上他家去逛逛，拿了他几样东西，又偷算一下他有多少女人，没想到告示这么快就贴出来了，这棣王爷还真小气。”偷拿了别人家的东西，竟还说人家告状是小气？贼性真是难以理解。

“你说真的？你真的是……”何叙君瞪大眼。

“嘘嘘嘘！小声点，知道就好，别大声嚷嚷。”萧北辰竖起食指。

其实大街上人来人往，人声鼎沸，没人会去注意他们说些什么，萧北辰只是要她保密而已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何叙君改问风从虎。

风从虎点点头。既然萧北辰自己都招了，显然不介意让她知道，他就说了。

只是，何叙君主动同他讲话，竟是为了他的好兄弟，还真有点让人挂怀。尤其在她证实了后，只顾巴着萧北辰问东问西，全然不当他是回事，就更……“进客栈去坐坐，休息一下吧！”萧北辰对何叙君提议后，径自朝风从虎下令：“喂！大表哥，你小表妹累了，要休息啦！”全是他一个人在说话。不过何叙君没反对，她偷偷发觉风从虎的脸色稍稍变了，而且她是越靠近萧北辰就越严重，她将计就计，将所有注意力往萧北辰身上摆，再偷偷欣赏风从虎越来越难看的脸色。也许，风从虎是对的，她生就带有祸水本质，还被他越说就越明显。

饭菜上桌，萧北辰继续说故事。

“我和风家伙出自同门，他学兵法和奇门遁甲，我专学轻功和探取术，呃，就是偷啦！师父当了黑衣侠盗二十多年，五年前才将棒子交给我，所以这五年来黑衣侠盗是我扮的，别太崇拜我喔！”“那……将军为何当了将军？怎不一起去当侠盗？”何叙君这话是对着萧北辰问的，直教风从虎不是滋味。

“唉！我师父也气他这一点。没想到风家伙学了兵法和奇门遁甲，为的就是报效朝廷，捍卫疆土，师父刚开始还以为他贪慕荣华富贵，不过瞧他做的也不错，确实也为天下百姓尽了不少力，师父就算啦！只是不太想理他，一向比较疼我就是。”萧北辰炫耀着自己得宠于师父，眼瞟着风从虎，瞧他气不气。

何叙君若有所思道：“侠盗，虽说是劫富济贫，快意恩仇，毕竟不是好榜样，走的是偏锋。若教天下人起而效尤，王法也就荡然无存了。到那时，人人争做侠盗，只比拳头大小，根本不管王法道义，拳头大的若有点良心那还好，若是为非作歹，侠盗反成真大盗，苦的就是黎民百姓了。”“况且，劫富济贫只能救人一时，不能救人一世。”风从虎在他们的注视下接口：“偌大的皇朝，黎民千万，一个小老百姓怎担得起千万责任？不如有个英明的为政者，上行下效，德泽披于百姓，才是根本之道。”风从虎极少说到这些。他一向寡言，在朝不结朋党，不谈政治理念，只顾埋头苦干，何叙君的话敲中了他的胸怀，与他不谋而合，他一时欣逢知音，顺口就说了一长串，倒教何叙君诧异了。

两人眼眸乍逢，又忽而避开，心有戚戚焉的暖意充斥两人胸口，就连旁观者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
萧北辰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嘿嘿，我孤僻寡言的师兄难得也有知己，还是个红粉知己，恭喜恭喜，其教人羡慕啊！”侠盗师门辈分不严，难得他会叫风从虎一声师兄，还是托了何叙君的福。

何叙君心里一羞，忙转移话锋。

“但是，就算是烈日白光，披照于大地，无所不在，恩德广施万物，一样也有顾不着的死角。王法再完善，君王再英明，难保没有害群之马，所以，类似萧公子这样的能人，明着虽不该鼓励，但也是有利于百姓的，不妨睁只眼闭只眼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亦不冷落萧北辰。

当然得到他一脸感动。萧北辰握起何叙君双手，“呜……你也是我的红粉知己，谢谢你，我好高兴终于有女人能够了解我的苦心，我的用处，我好感动！呜……”风从虎正忙着，忙着“清扫”客栈内自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视线，刻意不去理会另两人相谈甚欢的情景。

何叙君虽仅是中上姿色，勉强称得上是个美人，但奇怪的是，对她有兴趣的男人确实不在少数，走到哪儿，风从虎都能感受到男人见了她如饿狼般的目光，其不愧被他唤做红颜祸水，一点也不过分，何叙君倾国倾城的能耐直教人不可小觑。

想拥有她的男人，必定不能是个泛泛之辈吧！

风从虎想起了皇上，想起了傅谦，又不情不愿地看了看萧北辰，终于心有不甘地起了比较之意。

只除了傅谦略有争议，他们，确实都称得上人中之龙，所以轮不到他风从虎替她的未来操心吧？

